丈夫与情人

〔荷〕莫尔那著
施蛰存 译

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八二年·南昌

责任编辑：周定国

封面设计：江　东

林　亚　光　著

《少年维特之烦恼》鉴赏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08千

1987年3月第一版　1987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8,000

*

ISBN 7-5366-0198-0

I·27

书号：10114·290　　定价：1.15元

目　录

新　版　引　言

这本小书，解放前曾印过两版，总共不到三千册。想不到三十年后，还有机会重印问世，这不但是我的幸运，也是这本书及其作者在中国的幸运。

莫尔那（1878—1952）是我非常喜欢的欧洲作家之一。他的戏剧和小说的英译本，我总是见到即买。可是，在坎坷的生活道路上，这些书又是沿路丢失，至今已不剩一本了。

这本书的英译单行本，有一个副标题：《对话十九篇》，可知是把这些作品归入文艺小品“对话”一类的。但我在初版引言中说它们“实在都是一种小喜剧”，因此，我删汰了其中“比较的缺少戏剧效果”的五篇，仅以十四篇译文供献读者。这回，既有三版重印的机会，我不愿意让它永远是个不全的译本。于是向上海戏剧学院借来一个英译本，把当年删汰的五篇补译增入。现在这个版本，已是《丈夫与情人：对话十九篇》英译本的足本

了。但是，我从戏剧学院借来的，并不是那个英译单行本，而是一本《莫尔那戏剧集》，这十九篇和作者的其他剧作编在一起，又可知它们仍然被视为“戏剧”。所谓“对话十九篇”，可能是英译者格拉才加的标题，也许是为了“生意眼”，怕剧本书没有销路。

这十九个小喜剧，题材大多是欧洲资产阶级浮华社会中的男女恋爱纠纷。几乎每个女人都有丈夫，也有情人。作者深刻地观察了这些三角恋爱关系中反映出来的世态人情，写出了这许多极有趣味的小喜剧素描。作为轻文学读物，不失为一部值得欣赏的妙书。

我在初版引言中，曾打算把这个译本首先献给习作喜剧的人，其次献给“正在恋爱、将要恋爱或已经恋爱过的人”，那是一九四五年的想法，因为欧洲资产阶级社会的艺术与生活现象，在当时的我国也有其存在。现在，情况却大不同了。我们已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艺术上不会有打情骂俏的恋爱至上戏剧；生活上不会有沾花惹草的爱情纠纷。即使说三角恋爱还是有的，但纠纷的本质也完全不同了。因此，这本小书，就其题材内容而言，对我们是不足为训的了。

今天，我把这个译本献给读者，主要是为了介绍外国文学遗产中一个优秀的小品。莫尔那的著

作，我们只出过一个单行本（剧本《天上人间》），还是四十年代在重庆印行的，流传极少。莫尔那是本世纪前期一位有世界名望的剧作家，我们应当再多介绍一些。至于这些小喜剧的题材内容，反映着以布达佩斯为背景的资产阶级社会，也正如维也纳、巴黎、柏林一样，醉生梦死于无聊的三角恋爱生活中，莫尔那给他们画出了素描像，使我们可以窥见这个没落阶级和没落社会的某些现象。此外，我尤其要向读者推荐的，是莫尔那笔下的讽刺性。十九篇的题材，虽然大多关于三角恋爱，但是几乎每篇中都有尖锐的讽刺。《神圣而高尚的艺术》，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请读者看看，作者多么辛辣地讽刺了拜金艺术影响下的画家，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资产阶级艺术的批判。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日

初版、二版引言

这是将近二十年的事了，我在一本美国出版的"繁华市"月刊(Vanity Fair)上读到匈牙利现代戏剧家弗朗茨·莫尔那(Franz Molnar)的一个对话，题名曰"雏"。我很喜欢它的幽默与机智，当时即译出来刊载在自己办的《新文艺》月刊上。这是我对于莫尔那的第一次欣赏。不久，在一家旧书店里买到一本崭新的书，里封面上题着："丈夫与情人，对话十九篇。弗朗茨·莫尔那著，英译者彭及敏·格拉才。"我译过的那篇《雏鸟》也就是这十九篇之一，但并不是其中最有趣味的几篇之一。我曾企图把这些对话都译出来，但屡次因为恐怕我的拙笔不够传达这些话里的机智——即使是英译者的——而搁起了。这也是我从前不敢选译剧本的缘故。

这时候，遥远地在北平，我的朋友徐霞村先生仿佛也买到了这本小书，因为我在一些刊物上看到

了他的几篇完美的译文。我正在渴望着他的全译本问世的时候，我的那个英译本却遗失了。几年之后,霞村已好久不再发表他的译文,也并没有单行本出来,仿佛他对于这些对话的兴趣已经淡漠了,而我却无意中又在一家旧书店里找到了另一本旧的。我把它从头再看过一遍，插上了书架。一直到抗战开始，它与我的其他许多洋书一起损失在兵燹里了。

但是这本书对于我实在太有缘份了。民国二十九年的夏天，我来到国立厦门大学，在图书馆里又发现了它。“这回该了却我的心愿了吧？”我对自己说。于是，这个允诺的结果，使我终于能够把这十四篇译文供献给读者。

莫尔那是著名的喜剧家，这十九篇虽然被英译者题为“对话”，实在却是一种小喜剧。在《幕下》这一篇的开头，读者可以看到作者说：“这是一个小小的素描,我本想题为‘一个编剧法的研究’，但这样一来，好象有点妄自尊大了。”是的，不单是《幕下》一篇，差不多全体都是一种喜剧的素描。这是作者的绪余，然而很可以供给学习喜剧写作者做参考。我从十九篇中汰除了五篇，就因为它们比较的缺少戏剧效果。

我把这个译本第一先供献给习作喜剧的人。这十四篇对话的内容，差 不多全是关于恋爱的，而喜

剧并不是必须都以恋爱为题材。这我知道。但是我觉得，人们在恋爱的时候，似乎最能说几句聪明话，也可以说，惟有爱情最能引出人的聪明话来。然则大多数世界著名的喜剧之所以都是爱情剧，其理由亦可知矣。喜剧的习作者，如果不能就一个爱情的场面中发挥其聪明的辞令与诡谲的波折，则对于其他的题材，似乎亦可以无庸尝试了。

其次我要把这个译本供献给正在恋爱，或将要恋爱，或已经恋爱过而遭遇到困难的人。这理由很简单，因为我对于作者的极敏锐，极深刻，极讽刺的恋爱心理学，差不多可以说是完全赞同的。虽然这里多半是中年人的恋爱心理，但举一反三，即使是青年人也未始不可以从此沾受到一合膏馥。

最后，我应该说明，这些译文，因为英译者似乎译得相当自由，所以也没有十分忠实于英译本。为使它们较近于口语起见，我的译文，在某一些场合，也只求其不失原意而已。

一九四五年六月，施蛰存记。

本书曾于一九四五年秋间由福建永安十日谈社印行初版本，仅一千册，流传不广。现由正言出版社重为排印，故趁此机会，颇加润饰。引言所云，鄙意未改，故仍其旧。

一九四八年六月，蛰存附识。

丈夫们的诡计

布景是一个著名女优的公寓里的会客厅，时间为下午五时。一个盛气汹汹的少妇已经在那里坐着，在一只金黄色的椅子边上神经质地维持着她的平稳姿势。现在那著名的女优从她的化妆室里走进来。

女优　您要找我吗？

少妇　（忍气吞声地）是的。

女优　有什么事情要我效劳的呢？

少妇　（祈求似地伸出了她的两臂）把我的丈夫还我！

女优　把你的丈夫还你！

少妇　是的。

女优　（一句话也不说，莫明其妙地呆看着她）

少妇　你弄不清楚哪一个是我的丈夫，是不是？……他是一个金黄头发的，并不很高，戴眼镜的。

他是一个律师，你的经理先生的律师。他的名字叫做阿尔弗莱。

女优　啊！我碰到过他的……不错。

少妇　我知道你碰到过的……我求求你，把他还给我！

〔于是大家默然了好久〕

女优　你可不要以为我刚才不做声是为了心里着慌……我实在还弄不清楚，因为……我还不明白，我怎么能把你的丈夫还给你，我又没有把他抓在手里，可以把他随便送人。

少妇　可是刚才你已经承认你认识他的了。

女优　但是那可一点也不能说是我已经把他从你那儿带走了。当然我是认识他的。最近的一个合同还是他找我订的。自从那时候起，让我想想看，仿佛此后我只看见了他一两回……在后台。是的，一个说话还漂亮的，头发挺美的男人……你不是说他戴着眼镜吗？

少妇　是的。

女优　我可记不起他是戴眼镜的了。

少妇　他把眼镜除掉了。他要在你面前显得更漂亮一点。他是恋爱着你的。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除掉眼镜过。在我身边，他从来不留心到他的相貌的。他并不爱我……我求求你，把他还给我罢！

女优　要是你真是这样一位挺蠢笨的年轻太太，我简直要跟你发脾气了。什么时候你想到我已经抢过来了你的丈夫的？

少妇　他老是把花送给你……这一向。

女优　没有的事。

少妇　有的。

女优　没有。他平生也没有送我一次花过。他对你说他送过花给我吗？

少妇不！我在花店里知道的。每礼拜送三次花到你的化妆室里去，归他付钱的。

女优　这是谎话。

少妇　你是说我在撒谎吗？

女优　我的意思是，一定有人把谎话告诉你了。

少妇（在她的手提包里摸索出一封信来）那么这封信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女优　一封信？

少妇　他写给你的。他说……

女优　他写给我的？让我看……

少妇　不。我读给你听。（打开信来怨苦地读着）“我爱，今晚因有急事，不能来戏院访候，一千个抱歉，一万个吻。——阿尔弗莱。”

女优啊！

少妇　这是今天早晨我在他写字桌上找到的。也许他预备派人送到戏院里去。可是他忘了。于是

我就拆了开来。（哭了）

女优 你不该哭呀。

少妇（抽咽着）为什么我不该哭呢？你偷了我的丈夫，而我还不该哭！啊，我知道，对于你，这真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而且，在你，这又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一个晚上，你打扮得象一个公主，第二天晚上，你又一丝不挂的象一个希腊女神。你把眉毛画得黑黑的，嘴唇涂得红红的，眼睫毛上加了蜡，脸上又搽了粉……你还有各种化妆品和挺亮的电光，使你显得很美丽……一个著作家的诗歌又把你捧得好象是很聪明很智慧……那是无疑的，一个可怜的，头脑简单的律师会就此爱上了你。我呢，穿了这一套寒伧的衣服，我的本色的嘴唇和眉毛，本色的没有做作的姿势，我有什么机会能对抗你呢？我不懂得该怎样搭架子，怎样撒娇，以诱惑一个男人。我也没有一个莎士比亚先生替我写好一篇美妙的台辞……实际上，你也许是比我更蠢些，但是我承认，在诱惑男人这一件事情上，我不是你的对手。

女优 这倒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少妇 什么？

女优 我说你的事情。

少妇 我的事情？这是什么意思？

女优　我的意思是，我从来没有从你丈夫那儿收到过一束花或是一封信或是随便什么别的东西。告诉我，是不是你跟你的丈夫近来有些不和睦呢？

少妇　自然。

女优　你们平时总是彼此都很热情的。是不是？

少妇　是的。

女优　而近来你待他很冷淡了，是不是？

少妇　是的。

女优　果然！一个典型的例子……好太太，如果你知道我们做戏子的多么常常碰到这种事情，你也就不会生气了。这是很明白的，你丈夫是在跟你玩一个小小的手段，叫你吃醋，叫你对他再复活从前的兴趣。

少妇（愕然无语，呆看着）你真的以为如此吗？你是不是说，这种事情，从前也碰到过吗？

女优　碰到过不知多少了。每一个女戏子，只要她相当的漂亮和出名，都碰到过这种事情的。这是世界上的一个最老旧的计策，而我们当女戏子的又是行使这个计策的一个最好的目的！跟戏院子有关系的男人，差不多都会随时利用我们做这件事情——譬如著作家，律师，作曲家，舞台置景家，乐队领导，甚至那些经理人也会利用我们一手。他们只要假造一段跟我们

中间任何一个人的情史，就可以重新获得他的太太或情人的好感了。做太太的总是会相信这件事的！通常我们总是根本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的，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也并不怎么介意。至少我们也得到了安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无意中成为使许多婚姻得到幸福的媒介物,要不然的话,这些婚姻就该到离婚法庭里去解决了。

少妇　但是我……我怎么会知道呢？……

女优　那个，好太太。你倒不必道歉。当然，你不会知道的。这种事情总仿佛好象是真的一样。你以为你的丈夫是在一个无穷的诱惑的环境里……在一个充满了那些没有忌惮或道德的美丽的女妖怪的后台世界里。你以为一个女戏子比一百个平常女人更为危险。你恨我们，也害怕我们……没有一个人比你的丈夫更了解到这情形了,他显然是一个很聪明能干的律师。他就这样的利用你的害怕和妒忌，以重新获得你所不给他的爱情。他写了一封给我的信，又把它留在家里写字桌上。你要知道一个律师，如果不是故意的，永远不会这样糊涂的。他在早晨给我定了花，也许他在走到公事房的时候就把这定单取消了。况且，他不是还有我的一绺头发吗？

少妇　是的。在他写字桌的抽屉里。我也带来了。

女优　不错。他们买通了我的理发匠，从我头上偷剪了去的。我现在居然还有几根头发在，这真可以算是怪事了。

少妇　（很高兴地）他也是这样子得到你的头发的吗？

女优　除此以外，我想不出他会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告诉我，他有没有留什么情书在那头发一起？

少妇　（吃惊似的）没有。

女优　你别害怕。我一封信也没有写给他过。

少妇　但是你怎么——

女优　我也真会得写一封情书给他的，如果他来找我，坦白地说："莎拉，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我太太跟我有点儿闹别扭。你肯不肯写一封挺热情的情书给我，让我放在家里，她很容易找得到的地方？"……我一定已经给他写了。我一定会给他写出一封使你躺在床上至少哭两个礼拜的情书。有一次，我曾经替一个很出名的剧作家写过十几封这样的情书。可是他没有运气利用它们。因为他那个太太是一个非常正派的女人，她把那些信看也不看的都送回了他。

少妇　你多么聪明啊！多么好心啊！

女优　我并不比任何一个唱戏的女孩子好一些，也

不比她们坏一些。纵使你看起来，我们都是一群这样的妖怪。

少妇　（悔艾地）我竟做了一个十足的傻子。

女优　唔，你真有一点傻，站在这儿，眼睛里含着眼泪，而你的脸却欢喜得红红的，因为你发现了那个戴眼镜的金头发男人毕竟是爱你的。我的好太太，没有一个男人象他那样地值得尊敬的了。现在，话得说回来了，这岂不是你自己的事情吗？

少妇　是的。

女优　可是我还要给你一个临别的忠告。千万不要让他再这样的哄你了。

少妇　他不会了。请放心！

女优　无论你在他衣袋里找到什么东西都不要大惊小怪，—— 信也好，手帕也好，我的照片也好……别管他送我什么花，或是写什么信，或是定什么约会……别再上他的当。

少妇　你放心，我决不上当了。你不要把我到你这里来过的事情告诉他，好不好？

女优　我一句话也不提起。而且我还有点气他，因为他没有到我这里来坦白地要求我的允许，让他把我的名字这样子的利用。

少妇　你真是一个好人，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谢你才好。

女优　现在你不应该又哭起来了。

少妇　你使我感觉到太幸福了！

〔她热烈地吻着这个著名的女优，使她的脸上都沾湿了眼泪，于是她急步走了出去。门随即关上了。静止了一下〕

女优　（走到她的化妆室门边，叫着）好了，阿尔弗莱。现在你可以出来了。她已经走了。

2　马车里的人

事情发生在一辆敝旧的单驾马车里，时间是清晨四点半。正在升起来的太阳还有夏天的热意，虽然秋天的凉雾正在从那浑浊的小湖上蒸腾起来。这辆车正在绕着湖驶行。

马车里坐着一个头发乱蓬蓬的青年；在高高的驭台上坐着的是一个衣衫褴褛，须发不修的车夫。这个青年刚从咖啡馆里摇摇晃晃地出来，要在回家以前坐车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马蹄轻快地踏着小步前进。

青年　喂，车夫，你穷吗？

车夫　穷，先生。

〔回头看看他的乘客〕

青年　当心，你看把车赶到哪儿去！

车夫　是，先生。

青年　你有个老婆吗？

车夫　　有两个。

青年　　好福气！有孩子吗？

车夫　　一个老婆生三个，还有一个生 四个。总共是八个。还有一个是老早以前就有的，那时我还是个车夫。

青年　　你现在不是个车夫吗？

车夫　　不是，先生。这挂车是我自己的。

青年　　这挂破旧的车子是你的吗？还有这匹拉车的活跃的瘦马？

车夫　　都是我自己的。我有四挂车和八匹马。还有两挂丧事用的轿车。我还有一挂给孩子送葬的白色丧车，有玻璃棺材。尽管我穿着旧衣服，可是这些都是我的。你说我该穿好衣服赶夜车吗？哎，就是这挂车也只是夜晚用的。

青年　吓，那你并不穷呀，你这个老骗子。为什么你说你穷啊？

车夫　　我有一座房子在爱利亚街。我还有一块空地。唔，我不是个乞丐，只是一个穷人。你要听人家吩咐，你就是个穷人。

〔静默〕

青年　　你这匹马没有毛病吗，先生？

车夫　　你问我？

青年　　是啊。

车夫　　我没想到你是对我讲，因为你说“先生”。

青年　当然我要叫你“先生”。你是有家私的人，一个有事业的人……我想坐到驭台上来赶一会车，好不好？

车夫　随便你。

青年　不过，人们会笑我们。

车夫　笑什么？

青年　我们俩都坐在驭台上，车里倒是空空的，不是可笑吗？不过，我告诉你，该怎么办。你坐到车厢里去，就好象你是乘客，我是车夫，行吗？

车夫　行。

〔马车停住。车夫坐进了车厢，青年爬上驭台拉起缰绳。他灵敏地挥鞭策马，车子又前进〕

车夫　我可以抽烟吗？

青年　当然可以。现在你是乘客。你要上哪儿？

车夫　顺这个水池子绕一圈，回到这儿来。

青年　是，先生。走！

〔他鞭马前进。他们在缄默中走了好一程。车夫忽然开口〕

车夫　喂，车夫，你有钱吗？

〔青年回身看着他〕

青年　什么？你说什么？

车夫　当心，你看你把车赶到哪儿去！我问你，你是不是有钱人？

青年　（耸耸肩膀）是啊。

〔缄默了一下〕

车夫　你有个老婆吗？

青年　有两个。

车夫　好福气！有孩子吗？

青年　一个也没有。

车夫　唔，那么，你有的是什么？

青年　我有一条白裤子，八张借据，三张是用我第一个老婆的名义借的，四张是用第二个老婆的名义。还有一张是我祖父的名义……不过这一张是假的。这样，一起是八张。我还有一个家具齐全的房间，在蒲格街……不过我已经给赶出来了，因为我四个月没付房租。我还没有找到一个职业。昨天，把我的一个银的纸烟合子送进当铺，把当来的钱买了八瓶啤酒。现在只剩下一块钱，我预备给你做车钱。现在我正要去和房东太太商量，让我在房间里再睡一天。于是我打算去买一匣磷头火柴，在水里溶化了吞下去。不过这样一算，我已经没有买火柴的钱了。你是不是可以在我给的一块钱里给我些零找？

车夫　别做傻子。你说的是真话吗？

青年　都是真话。一个人老是说这些话，到最后他就真的做了。这就是你自己怎样一步步造成

的。你会得越来越不怕死。也许我还要把这些话再讲一个礼拜……于是我就不会害怕了，我就会真的做了。我会安静地，非常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我的心就象钟一样地停止。不过你不会了解的，亲爱的车夫……你从来没有光着身子躺在床上，一边流泪，一边把手枪按在你的皮肉上。真是非常安静的，亲爱的车夫先生。热泪在你脸上淌下。你把枪管紧紧地压在肋骨上，紧到使你听不到街路上车轮滚过的声音。于是，忽然间，你会感到象一个刚出世的婴儿那样纯洁……不过，你必须小心，别扣上扳机……人家讲你，怎么有一天忽然发了疯，拿起枪来自杀，这些个故事全都是神话。这种事情都是慢慢地发生的。可是你不会懂得，我的亲爱的、可怜的车夫，而且，不管怎样，我还是把我的手枪卖掉，以取得足够的时间去进行。

车夫　你没有进账吗？

青年　没有，先生。

车夫　你愿意给我当车夫吗？

青年　很高兴，先生。反正都一样，只要我有吃的和住的，直到我能够让自己去做这件事。你要懂得我这句话的意义吗？车夫先生，我给你解释。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没有一个人会在

他悲痛的时候死去。一个老头儿，厌倦了生活，就很高兴在最后一分钟死去。病人是失去了他们生活的愿望。要是一个人从桥上跳下去，在他掉下去的时候，他就老了。我还得再活八天到十天，才不会在临死的时候哭得太多。大自然不允许一个人随便离开这个世界，除非她同意他应该走了。我们自己不能勉强做什么事。可是你太笨了，你不会了解我讲的话，亲爱的车夫。

车夫　你可以睡在马房里，午饭跟我们一起吃。你可以在停车场附近的小饭店里化十七个铜子吃一顿晚饭。

青年　是，先生。

车夫　怎么样，干不干这个活？

青年　现在就干。

车夫　那么我就不用再自己赶车了。我的眼光坏了。赶车伤眼睛，就为了灰沙。我为什么该瞎了眼呢？谁来养我的两个老婆和八个孩子，呃？

青年　你说得是。

车夫　这匹马名字叫罗沙。记住。等我们到了爱利亚街，我会把其余一切你应该知道的事情交代你。

青年　那么这一趟我不用付你车钱啦？

车夫　　为什么不用付？前半个钟点我有权利收你七角五分，因为那时候你还是个乘客。其余的你就不用付了。不过我不向你要你那一块钱。你留着罢。我在你的工资里扣掉七角五分就是。

青年　好，先生。

〔这时他们已绕了水池一圈，又回到了刚才出发的地方。马车停了下来〕

青年　　现在你要到哪儿去，先生？回家吗？

车夫　　慢点。我们先要到草料商那里去。以后你就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往前走。沙街四十二号。别再鞭打这匹马了，要不我就把你从驭台上打下来。

青 年　是，先生。走，罗沙。

〔马车前进。前面正有一辆牛奶车，两个女人坐在驭台上〕

青 年　（高声喝叫）喂，让！

〔车子向右一斜，他骄傲地对两个女人笑着，因为他已超越了她们。但是，在他这个新职业里获得的第一次得意的惊喜，却给他挤出了两颗热泪。’这时阳光明亮,罗沙以轻快的小跑步载他们前进。街路上行人拥挤。马车经过一个打盹的警察。这个新车夫对他瞪了一眼。他们停车在草料商的店门口。车夫跨出车厢〕

车夫　　你在这儿等着。我马上就回来。

青年　　是，先生。

〔他等车夫进入店里。向四周望了一转。附近有一家烟纸店正在开门营业。他从驭台上爬下来，走进到烟纸店里。象一个谨慎小心的车夫一样,他把马鞭子带在手里〕

店里的女人　　你要什么？

青年　　给我一盒火柴，不要瑞典火柴，要有磷头的。

〔他的银元哐的一声扔在柜台上〕

3　离　绝

〔一男一女在公园中的一条极冷僻的小路上漫步〕

她　现在完了。我们该分手的时候啦。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啦。好吧，你吻吻我的手，让我们象朋友似的分手罢。

他　遵命。

她　现在我们只要彼此心里都留一些最愉快，最温柔的记忆。我们会合了——恋爱了——接过一时的吻——于是我们彼此都有点厌倦了，于是散场完结！

他　你说的对。（他吻着她的手）

她　现在我走这右手的小路。你在这儿等一等，然后从那左手的小路上走出去。要是我的丈夫在这个时候，正当我们要永远分手的时候，碰见我们，那才糟透了。

他　那么我们分手罢。（但他们俩谁也没有动身）

他　你为什么不去哪？

他　我想先请教你一件事情。

她甚么事？

他　我第一次碰到你是在霍亨·塔特拉。你还记得吗？那时你和几个女朋友在那里过冬，你的丈夫没有同去，所以我没有会他。

她　我记得。

他　我们当时立刻就大家都中意了，你总也记得，后来在布达佩斯，我们仍旧继续谈得非常亲热。那时我仍旧从来没有碰见过你的丈夫。

她　没有。

他　后来有一天，你带来了一个很漂亮的男人照片来给我看。你说，“我给你带来了一张我丈夫的像片。我想你一定要看看他是怎么样一个人的。”我把那像片仔细看了一遍，那人象道连格莱一样的漂亮，象爱德华第七一样的文雅。他的头发是蜷曲的，他的眉毛弯得很美；他有一道很和善的直视的眼光，和一个象希腊神祇一样的嘴，当时我并没有说什么，但是那天晚上，我简直一口东西都吃不下去。

她　我也这样想。

他　我也睡不熟觉。那时候我是发疯一般地恋爱着你，我受不了这种使我相形见拙的比较，我在镜子里仔细看看我的脸，我知道我的脸并不好

看，也并不难看——只是一个普通的脸，随便那一个中尉的脸。这种自觉使我很烦恼，也很愤怒。因此我当时就决心要使我自己无论如何漂亮一点。

她　我也曾注意到了。

他　当这些睡不熟觉的晚上；我常常自己问自己，到底你，一个有那么样一个丈夫的女人，可能会把我看做怎样一个人。“也许她的丈夫是一个蠢人，”我对自己说。这个思想暂时安慰了我一下，但再一分析之后，我又不能不承认我自己的智识原来也并不有什么杰出的地方，而况照片里的那个脸相也充分表现着聪明与智慧。我愈想愈不懂你为什么会爱上了我这么一个人。我觉得非常妒忌，我妒忌照片里的那个人；于是，慢慢的我就与那照片里的人开始了热烈的竞争。

她　我知道。

他　从此以后，我的衣裳都是找最好的裁缝做的。我也把头发蜷曲了，每一分钟都在发疯似的妒忌你，对于我自己的仪表，每一个小地方我都十分留神，到后来，真的，我开始被人家称为漂亮人了。有几回，你告诉我，你要和你丈夫同去参加一个跳舞会。那也常常使我心里不痛快，想到他穿着晚礼服的时候，一定又是多么

雍容闲雅的。

她　我知道。

他　你每一回有空闲的时间，都被我要求来属于我的了。你记得吗？有一次，你告诉我，你的丈夫已经到伦敦去做两星期的业务上的小旅行了。那几天，我一步也没有让你离开我。

她　那是真的，他确是到伦敦去了。

他　当你告诉我，他已经回来了的时候，我要求你让我和他会面一次。你没有答应。我又要求你，只要找一个机会让我看一看他本人。你还是没有答应。于是，后来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她　甚么事情？

他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有一天下午，你在我房间里掉落了一个字条。你走了之后，我就拾起来看了。这是你写给你母亲的，你说你的丈夫和你已经在大戏院里定了一个包厢，你将在明天晚上等她同去。你是预备把那字条送给你母亲的，可是它却从你的手提包里掉落在我房里了

她　真的吗？我真的把字条掉在你房里了吗？

他　自然。所以，第二天晚上，我也就到大戏院里看戏去了。我看见你们三个都在那个包厢——你，你的母亲——还有你的丈夫。

她　你都看见了？

他　　关于这件事情，难道你就说这些话吗？

她　　你还想我说些什么话呀？

他　　得了，别装傻了。那天晚上，在大戏院里，我才发现了一件事——我不敢说你欺骗了我——但是我想这里一定有了一个错误。原来你的丈夫已有五十岁到五十五岁之间的年纪，相貌丑得叫人不相信，又是驼背，满脸毛茸茸的——对不起——但是他实在难看。

她　　怎么哪——怎么哪——

他　　你总不能说他不是你的丈夫。

她　　我并不说。

他　　我又打听了几个认识他的人，才确定了。

她　　那的确是我的丈夫。

他　　好，那么，你为什么跟我开那个玩笑呢？你给我看的那张照片里的漂亮男人到底是谁呢？

她　　我也不认识。那是我在伦敦买来的。只花了几个先令。也许是一个英国的贵族，或是别的，我想。

他　　（迷惑地）那么，为什么？

她　　这个问题你已经自己回答了。那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欺骗，可是想不到大大的成功了，当你一经开始和那照片里的男人竞争的时候，你就漂亮了百分之五十。后来你的进步也真快得惊人。那个照片确曾影响了你，使你变得漂亮，

聪明和文雅。那正是我很爱你的时候。所以，改进你的好品性，也是我的一种愉快。

他　好聪明！我承认了，然而还是一种典型的女性的聪明。那么地浅见的，你该知道。

她　这话怎么讲？

他　因为，现在你聪明了，就为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字条无心地掉出了手提包，就把整个谎骗的计谋都毁灭了。自从我看见了你的丈夫——你的真正的丈夫——那一天起，我失去了一切的兴致，再也不想为了要叫你中意而修饰我自己了。我恭维我自己，不说大话，无论我怎么样，你的丈夫总比我不上。于是，渐渐地我不大注意到我的仪表了。我的妒忌心也消了。爱情也就开始冷却下来。最后，它完全死了，但是，如果你当初没有掉落那个字条，我相信我一定会到如今还发疯一般的恋爱着你的。

她　（柔婉地）难道你以为一个象我这样的女人，除了存心要掉落一个字条之外，还会得真的掉落一个字条在你房间里吗？

他　这话又怎么讲？

她　你要知道，一个欺骗了她的丈夫的女人是决不会不留神于一个字条的。为什么，如果我真有那么样的粗心，我早该被我的丈夫抓住把

柄了。

他　那么你的意思是：你故意要掉落那个字条的吗？

她　当然。

他　（愤怒地）为什么？

她　这个问题也已经由你自己回答了。我要你见一见我的丈夫，让你的心慢慢地冷下来——直到你对我的情分完全冷却了——因为——因为我不喜欢那些表情的场面。当我觉得有点厌弃你的时候，我就掉落了那个字条。从此以后，你就不欢喜我了，于是，我们的交情就达到了一个极自然，极和平，极友好的结局。

他　原来你是要结束我们的交情，因为—

她　因为我已经决计把那个漂亮英国人的照片去送给另外一个人，亲爱的，你别生气，但是要知道随便那一个男人的心都可以用这个方法驾驭的——一张照片和一个字条。正如莫泊桑所说的，这是“我们的心”啊。别了。

〔当她从右手一条小路上走去，转一个弯就看不见了的时候，他沉思似地目送着她〕

4　钥　　匙

一间很舒服的会客厅。时间是下午，很迟了。客人们都已散去，只有女主人和他的一个最知己的女友还留着。她们正在喝着一杯临别的茶，轻声的谈心。

友　这是我平生所碰到过的最特别的事情，你再也不会信的。

主　我一定信。

友　但是我总得告诉给一个人听听。可是如果我讲给一个男人听，他一定不会了解的。

主　你说罢。

友　这是上礼拜三的事情。可是除非你存心相信我的话，否则真是说也没有用的——

主　可是，当然，我一定相信你。

友　好，上礼拜三晚上七点半，我回到家里，出乎意外地，看见我丈夫已经先回来了。他从来没有在八点半以前回家过，可是那一天他却已经

在家里，坐在餐厅的桌子上看报了。我们照例亲了个嘴，我就伸进我的提包去掏一块手帕。因为他居然比我先回家，这件事情使我感觉到好象有点突兀，所以我就失掉了我所应该有的小心，当我把那块手帕掏出来的时候，带落了一个钥匙。

主　唔。

友　这就是我丈夫当时所说的了。

主　什么？

友　“唔。”他一点没有什么显明的理由，说了一声“唔。”我就觉得脸红了。平时，每当我掉落什么东西来的时候，我总是等着我丈夫给我捡起来的，这是他的极其自然的礼貌，所以我也从来没有梦想到自己去捡起什么东西来。可是这一回。我却做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竟自己弯身下去捡起了那个钥匙。发现他已经回了家，已使我有点吃惊，掉落那个钥匙使我更加心慌,而他说一声‘唔”,简直就把我摧了。我晓得我已经引起了他的疑心，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主　发生了没有？

友　是的。我的丈夫微笑了一下。这是一种猥亵的微笑。他没有说话：光是看着我。那时我一定显得好象是有罪的样子，因为我不该也一声不

响的静默着。后来，在一个我仿佛觉得很悠久的沉静之后，他用一个轻轻的，可是刺人的声音说：“那是个什么钥匙？”

主　多可怕！

友　“那是个什么钥匙？”你想想！如果这是个平常的钥匙呢，也就没有问题了……可是偏偏它不是。它是亮晶晶的，但并不是一个因为用旧了而发亮的钥匙。它的亮光是因为新近磨锉而辉闪出来的，多少叫人会注意它……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崭新的钥匙。人们对于一个用旧了的钥匙是放心的，信任的。一个老钥匙就好比一个老朋友。如果你对它看得长久些，想到一切与它有关系的东西，你会觉得它仿佛就是一个活的东西了。但是这个钥匙，这样的有威胁性，又这样的难看，它的出身又显然是限于一个拙劣的铜匠之手，它的关系人——

主　你告诉我后来怎么了。

友　他说，“那是个什么钥匙？”我知道我平生最严重的时候到了，而且是，无论我怎样回答，我都完了。可是奇怪得很，你知道我那时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我做小姑娘时候所听到过的一个笑话。一个刚刚从情人的寓所里回来的女人。被她的丈夫查问了：“你到哪儿去了，亲爱的？”她就回说：“到我的情人那儿去了，

爱人。”于是那丈夫微笑着劝告她说：“以后不要再去了，我的天仙。”我当时也想对我丈夫说：“这是我情人的房门钥匙啊。”但是我随即觉得我决没有把握能维持这种幽默和玩笑的态度。不成，我只好听凭我摧了。完全地摧了。我一点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在那千分之一秒的时间里，我受到了一切的被发觉了罪状的痛苦。我丈夫与我之间的一切关系全都完了。那时我才第一次为了没有孩子而觉得心里高兴。我站在那里，对于他完全是一个陌路人了。一个被抛弃掉的，不名誉的，没有人同情的，孤苦伶仃的女人。

主 唔？

友 你看。我们女人真是一种多么讨厌的生物……我竟忽然变得沉静而顽强的样子。仿佛有一个死一般的安静降临在我身上。要是我的丈夫聪明些的话，他一定已经可以在我的脸上看出来了。为什么我要这样说……我怎么会想到这样说的……这些我不告诉你……不过……我当时居然自己也很感到诧异地听见我自己的声音在说；“这个钥匙吗？怎么，这就是餐厅里的钥匙。”

主 餐厅？

友 餐厅。我本来可以说是厨房的钥匙，或者是会

客厅里的，或者随便什么别的房门上的。我也可以说是正教礼拜堂里的钥匙。但是我都不说。不知是哪一股冷血的呆劲派定了我，偏偏说是餐厅里的。于是我低下了头静等那大风暴的发作了。但是，居然并没发作。

主　怎么哪？

友“餐厅里的，”我的丈夫重复了一句。我回说，“是的，那个老钥匙丢失了，这是我新配得来的。”他就从我手里把那个钥匙拿去，一直就走向餐厅门边去。我们的餐厅，你知道的，有两扇门。一扇是通到厨房里去的，还有一扇是通到大厅里去的。他先走到那扇厨房的门边，把钥匙试了一下。可是不配。他对我望望。我耸了耸肩膀。他又走到那一扇门边，就是通到大厅里去的那扇门。他把钥匙放进锁眼里。一阵冷水从我的背上直淋下来……可是那钥匙居然配上了……它竟配的……它转动了那个门锁……它的声音柔滑得简直好像是为了这扇门定做的一样。

主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友　伊威脱·葛尔佩曾经唱过一个正如这样的奇迹的歌。这是由于圣母玛利亚的慈悲而表显出来的一个奇迹。她因为哀怜一个犯了过失的妻子，在最紧要的时候显出奇迹来搭救她，使她

免于受罚，并且使她归了正路。但是随便你怎样去解释吧。说它是一个奇迹也好，说它是一个非常的巧合也好。总之，事实竟是这样的发生了。

主　奇怪！以后怎么样呢？

友　我想你一定会想像得到其余的情形了。我这故事底前半部是神秘的，怪异的，使人不相信的。但是其余的部分却是每一个女人都会猜想得到的，当然我很愤怒了。我竖起了眉毛，就我的最侮慢的神气说：“真的，你的疑心未免太下流了！”……他永远，永远不会知道我刚才实在曾多么害怕过。我想，他一定会从这件事情里得到一个很大的教训。那就是，一个男人，除非已经得到了确实的证据，千万不该让一个女人知道他在疑心她。但是我丈夫将永远也不知道上礼拜三他已经差一点就抓到证据了。

主　后来你又怎么样呢？

友　我们坐下来吃晚饭。彼此都有点厌烦。谈了一些别的事情……从此以后，当我一个人在着的时候，总感觉到这件事情的紧张，直到这几天才好些。这真是给我的神经上的一个很厉害的打击。

主　你很运气地逃过了一个难关。我希望这是——

友　你说这是给我的一个教训吗？

主　是的。

友　不错，真是一个教训。我以后永远不会再这样的粗心了……昨天晚上，他来看我。

主　谁呀？

友他……那个钥匙就是用来开他的房门的……他来了之后，我们两个就坐着闲谈……就在那餐厅里。我就对他说——并不是完全把那故事告诉他——只是说我偶然发觉了他的钥匙可以开我们餐厅里的门。

主　他怎么说？

友　他说："我对于这钥匙能不能开那扇门并没有什么兴趣。可是不知道它能不能锁上那扇门？"

主　什么？

友　于是……他去把那扇门锁上了。

主　呵！危险极了！那个钥匙！那扇门——

友　你别傻了。那钥匙有什么关系？那门有什么关系？总之，什么都没有关系……就是那么一回事。

〔她把她那贵重的皮大衣裹上了身走了〕

5　晚上七点钟

　　这是在晚上七点钟。最后一班开到布达佩斯去的火车刚从一个小乡镇的车站上开出。它的轮轨声还可以远远地听到。玛利与安娜，都是十七岁的姑娘，并坐在这个静寂无人的车站月台上。玛利是一个车站附近的小康农人的女儿。安娜，一个城里姑娘，是她的客人。她们俩都不则一声，严肃地倾听着那逐渐消失下去的火车声。一阵夏日傍晚的小风轻轻地吹拂着皂荚树枝。

玛利　你还听见吗？

安娜　别响，

〔她们又倾听着〕

安娜　现在我一点也听不见了。

玛利　我还听得见，因为我的维克透在这火车上。你要是在恋爱的话，你就会听见得更长久一

些。上礼拜四。他走了之后，我整夜的听到那火车声音。

安娜　（默想似地注视着她的鞋尖）我们该回去了吧？

玛利　好的。

〔她们站起身来悠闲地走回家去〕

玛利　维克透今天不是很漂亮吗？有的时候他比往时更显得漂亮些。

安娜　是的。

玛利　他的头发简直像纯粹的软金。

安娜　而且他的声音又低又美——像是大提琴上奏出来的音乐……当他要这样的时候，他就会做出这种音乐来。

玛利　是的。

安娜　你很爱他，可不是？

玛利　（正色地承认）是的，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还爱。

安娜　我知道——我并不诧异。

〔她们依旧寂静地向前走。忽然安娜停了脚步

玛利　什么事？

安娜　你衣衫上的第一颗扣子没扣上。等一下，我来给你扣上。

玛利　不要——我不要扣上。

安娜　为什么不要扣上？

玛利　因为这是他跟我亲吻告别的时候散下来的。

安娜　噢！

玛利　当我仰身往后的时候，我觉得它散了——这就像是——我碰着了他——　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安娜　（温柔地）我懂得。这就像是他留下了一个纪念品给你。

玛利　是的。他还留下了他的手杖。我把它藏在房间里了。他每一次走的时候，总会忘记了一些什么的。要是他没有忘记的话——要是他没有留下什么东西的话，我知道我就得一直跟他到城里了。

安娜　你会不会跟他去呢？

玛利　会的。我会跟他到任何一个地方去。

〔她们又缄默了好久〕

玛利　他还留下了一些别的东西呢。

安娜　什么东西。

玛利　烟。

安娜　烟？

玛利　是的，烟草的烟。他抽雪茄烟的，每当他吻我的时候，总留一点雪茄烟的香味在我的嘴唇上。如果你小心一点，这香味会留到很久。今晚上我就不打算吃饭。

安娜　你怎么能不吃饭呢，那是会坏了身体的！

玛利　我不管那些。这是他的烟味儿，如果我吃了饭，它就没有了。

安娜　你往哪儿走？

〔因为玛利这时并不往家屋里走，而走向园子里去了〕

玛利　我要给你看一个东西。

〔她终于立停在一只隐僻的长凳旁边，那长凳是躲在一条砂石铺的小路旁边的篱笆荫影里的。〕

玛利　你看见这个吗？

〔她指着一块砂石上深深划着的一个图象。那是一个大圆圈，里面又有一连串的小圆圈，逐渐地小下去，终于完结在一个小洞口，那小洞显然是插一根手杖在地上的遗迹〕

安娜　看见了。

玛利　这是他画的。所以，我现在有一个散下来的钮扣，烟味儿，手杖，跟这幅画——这些东西就尽够让我消磨到下一个礼拜天。

安娜　（专心地研究着那砂石上的图象）我们该进去了吧？

玛利　对不起，你在这儿耽一会好不好，我要到我房间里去写我的日记呢，我写日记的时候，总爱独自个在房里的。我马上就来，不会太长

久的。

安娜　好吧，我在这儿等。

玛利　在这傍晚的时候在这儿坐坐是挺美的。

安娜　是。我等着不要紧。我可以散步一会儿，嗅嗅花香，听听鸟叫。

玛利　我也不愿意让你一个人在这里，可是我头脑里有这许多的思想，我非把它们记下来不可。

安娜　哪一种思想？

玛利　各种的……几万种的……只要我把日记写完，我就一点思想没有了。

安娜　连维克透也没有了吗？

玛利　不错……维克透……但是这并不是思想……这是一个情感。

安娜　不错。

玛利　我不会长久的。

〔她往屋子那边走了去〕

安娜　不用急啊。

〔园子里的使人打瞌睡的寂静只有被归巢之鸟的歌声偶尔冲破一下。一阵挟着香味的微风从田野里不偏不斜的吹进来，将它们的纤指抚摩着园里的芳草。安娜轻轻地喟叹着，坐下在那长凳上。她沉思地凝视着脚边砂石上的那些圆圈。于是她又叹息了一声，闭拢了眼睛。随后，她仍旧紧闭着眼，仰着脖子

把她那衣衫上的第一颗钮扣解散了。不知什么地方，有一个小树枝折断的声音，很像一个人的脚步声。安娜睁开了眼睛，仿佛负罪了似地对那小路上上下下巡视了一回。当她确知并没有人走过来之后，她又对着那砂石上的图象凝思起来，同时还偷偷摸摸地，几乎是屏息着似地，伸手到她的手提包里去掏摸着。略一搜索之后，她掏出了半枝吸残了的雪茄烟。她把这雪茄轻轻地抹着嘴唇，仿佛这是一条唇膏似的。安娜深深地呼吸了一下，把她底头往后仰靠着椅背。虽然她底眼睛还闭着，可是两滴眼泪已经从眼皮里滤出来亮晶晶地挂在眼角边了。过了十分钟，安娜还是一动也不动，直到确有脚步声音在从那小路上响过来的时候。当她睁开眼睛来，两滴眼泪就慢慢地沿着两颊滚下来，留下了两条小小的湿痕〕

玛利　（走近长凳边，手里拿着笔）喂，安娜，我问你一个字，怎么写的——

〔但是，当她看见了安娜底渍了泪痕的脸，她就忽然停住不说了〕

安娜　你要写哪一个字？

玛利　（声音很低，但是很冷）怎么回事？

安娜　没有什么。

玛利　你的第一个钮扣也散了。

〔她们彼此注视了一眼〕

安娜　我——

〔但是她没有说下去，接着是一个长久而紧张的静默〕

玛利　当心……你别踏上了那画。

安娜　我不会踏掉的……我也不愿意踏在那上面……啊，我最好还是告诉你……我……我决不能踏掉这个画——

玛利　你要它来做什么？

安娜　我要回家去了……明天早晨。

〔玛利没有回答。她的头抬得高高的，很愤怒的样子，在她那美丽的眼睛里显出了一道凶恶的光芒。安娜低倒了头，偏着嘴唇成为一种苦笑。远远地可以听到一阵火车声音。这时候是七点半了〕

6 两个巴掌

一个阳光明丽的秋天，下午两点钟，在布达佩斯的一条街上。茹尔与阿尔弗莱从学校里走回家去，腋下挟着他们的书籍。两人都还不足十七岁。

茹尔　你差不多有十分钟不开口了。

阿尔弗莱唔。

茹尔　你有点不舒服吗？

阿尔弗莱　我很好。

茹尔　可是你整天没精打彩的。

阿尔弗莱　是的……我今天没精打彩。

茹尔　为什么呢？

阿尔弗莱　因为女人竟这样欺人。

〔大家缄默了一会儿〕

茹尔　你说维尔玛吗？

阿尔弗莱　自然……维尔玛。还有什么别人？

〔又缄默了一歇〕

茹尔　她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阿尔弗莱　她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她就是欺人，就是这么样。女人都是一样的。

茹尔　怎么回事，到底？

阿尔弗莱　玛格里特岛上的那个水塔，你知道不？

茹尔　知道。

阿尔弗莱　许多男孩子跟姑娘们每天晚上在那里约会。她和我也常常在那地方碰头的。

茹尔　在那水塔边吗？

阿尔弗莱　是的。每天下午六点钟。她总推说有一堂音乐课，我总推说上图书馆去，这样，我们就在水塔边碰头，一起在那树林里散步，象别的那些情人们一样。…… 不过我们是一种天真的事情，因为我甚至连跟她接吻也从来没有做过，因为她怕给人家看见。我只曾挽着她的手臂，在那儿散步着谈谈将来的一切……譬如我们结婚以后的事情。或是诸如此类的别的事情。有时我们还为了她的音乐先生而吵嘴。我有点妒忌。我几次三番的想法使维尔玛也妒忌一下，可是她从来也没表示过她的妒忌。她太聪明了。但是她实在是爱我的——

茹尔　是的，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阿尔弗莱　我就要讲到它了……我们就这样的每天

在水塔边约会，直到有一天，她的母亲截到了一封信……那原是我自己的错。我根本不用写那封信的，至少也不用把那水塔写进去，我应该写“ 在老地方 ”就好了，可是正象一个蠢人，我写了“ 在水塔边 ”……好，她母亲看了那封信之后,一声也不响,也不告诉维尔玛。第二天下午，她看着维尔玛用一个新的束发带扎了一个蝴蝶结，当维尔玛说去上“ 音乐课 ”的时候，她也假装做相信她的话，一句话也不问地让她出门。可是她却暗地里跟着维尔玛。你看？

茹尔喔！

阿尔弗莱　那真可怕，我站在水塔前面，一点也没疑心什么。于是维尔玛走过来了。“ 哈罗！ ”“ 哈罗！ ”我们彼此招呼了，就挽着胳膊向树林里走。我问她到底爱我不爱，她说自然她爱我的。我问她到底她是不是很爱我，她说当然是很爱的。我说‘ 我崇拜你。’她说‘ 恐怕没有我崇拜你那么热烈。’我说‘ 不可能的，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能被崇拜得象我崇拜你那么凶了。 ”就在那个时候，她的母亲冲上前来了，象一只公牛。

茹尔什么，你说—— 象一只公牛？

阿尔弗莱　象一只“ 雌 ”的公牛。她冲上前来，直

挺挺的站在我们面前。我想逃跑掉，但是我不能让维尔玛一个人在那儿受窘……她老是站在那儿对我们瞪着眼睛。她绝不对我说一句话。她也没法说话，因为她根本不认识我。但是后来她忽然一把抓住了维尔玛，嚷着骂：“原来这就是你的音乐课；原来为了这个缘故，你换上一根新缎带！”可怜维尔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于是，忽然间，那野牛似的母亲抬起手来，趁我来不及拦阻的时候，在维尔玛脸上打了一个巴掌……狠狠的一个巴掌。

茹尔　打在脸上？

阿尔弗莱　正打在脸上！不等我开口，她就一把拉了维尔玛的手，将她带走了。我站在那里呆看着她们去。我真不能告诉你，当时我的心里多么难过。但是我对维尔玛的爱心却比从前更热烈了，因为我知道，当着我面前，她挨了那么一个巴掌之后，她一定感到多么委曲。于是我就回了家。

茹尔　就这样完了吗？

阿尔弗莱　没有完。最糟的还在后头呢。第二天，我写了一封信给维尔玛，约她星期四仍旧在水塔边会面。我知道这封信一定比以前更靠得住，因为，在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她母亲一定想不到她会再去会见我的。

茹尔　她来了没有？

阿尔弗莱　当然她来的。她哭得好象她底心都会碎了。我知道她受了委屈。她屡次的说：“只要她不是当着你的面做这件事就好了！只要她在家里打我的巴掌，我也不会生气到这样的一半。”我所能说的话好象一点也不能安慰她。维尔玛是一个非常骄傲的女孩子。她并不耽得太长久。她得回家去。当我也走回家去的时候，忽然我想出了一个主意。

茹尔　什么主意？

阿尔弗莱　那个主意就是怎样补偿她为了我而吃到的那个巴掌。

茹尔　怎样补偿呢？

阿尔弗莱　如果我不写那封蠢信，她的母亲也就决不会当着我面前打她的巴掌。所以，唯一的补偿她的方法，就是让我的父亲当着她面前打我一个巴掌。你懂不懂！

茹尔　不懂。

阿尔弗莱　那很简单。我就用假笔迹写了一封匿名信给我父亲。“亲爱的先生，每日下午六时，令郎必与一女子在玛格里特岛上之水塔旁幽会。倘君不信，请亲往其地守候之，并请饷此小无赖一个巴掌。”底下的署名是“一个朋友。”

茹尔　你把这封信寄出了没有？

阿尔弗莱　自然寄出了。那最后一句“饷此小无赖一个巴掌’实在是不消说得的。我很知道父亲的脾气；我知道那是一定的，如果给他抓到了，他自己也就会打我一个巴掌。但是我必须把事情安排得十分有把握，就是跟维尔玛在一起的时候。让他也非打我不可。她以一个闺秀的身份挨她母亲一个巴掌；我以一个绅士的身份挨我父亲一个巴掌；这样她就没有理由可以再感觉到受委屈了。你说这是不是一件应该做的武士行为？

茹尔　绝对是。

阿尔弗莱　一个绅士就非这样做不可。

茹尔　当然少不了。

阿尔弗莱　我寄出了那封信，我看父亲的脸色就知道他已经收到了。整个下午，他注意着我。到了五点三刻，当我正要出门的时候，他问我到哪里去。我说：“上图书馆去。”果然，当我一走出门，他就跟着我了，他总在对街隔着一段路的距离，我很高兴。我走到那水塔边就等候着。父亲从别一方面走过躲在树林子里。我假装做没有看见他。不到五分钟，维尔玛来了。“哈罗！”“哈罗！”我们彼此打了招呼。“你好？……你爱我不？……我爱你。”

……我挽着她的胳膊带她往树林里走。当我们走到那儿时候，老头儿就跳了出来。“图书馆，嗯？你这小流氓？”他挑了一些最精彩的话骂了我一顿，临了——正如我所计划好的——他给了我一个清脆响亮的巴掌。“跟我回家！”他吆喝着，把我带走了。但当我们临走的时候，他还对维尔玛掀一掀帽子。这是一个极有礼貌的举动，为此我很尊敬他。

茹尔　是的，不错。

阿尔弗莱　第二天我又会见维尔玛了。你猜，她见了我怎么样？她竟大笑了我一场。

茹尔　大笑？

阿尔弗莱　大笑！……她说，当我父亲打我一个巴掌的时候，我脸上的表情是她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滑稽相。说着她还一阵一阵的笑个不停……于是我告诉她。这件事情是我怎样怎样布置好了的。我拿出那封信的底稿来给她看，并且告诉她，我怎样预备自己受一次委屈，以补偿她所受的委屈。那是没有什么可笑的。可是她还是象一个傻瓜似的笑得东倒西歪。后来我忍不住责备她了，可是她说：“我没有法子不笑哪，自从我看见你父亲打了你一个巴掌之后，我就一点也不再看重你了。”

茹尔　难道她竟这样说吗？

阿尔弗莱　是啊,你信不信?……我觉得脸上一阵一阵的红起来。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后来,她看我实在羞窘得下不了台，总算才对我表示了一点歉意。她说：“如果你自己知道，当他打你巴掌的时候，你是多么滑稽的样子，你就会明白我实在没有办法再想爱你的了。我没有办法了。我完全幻灭了。”于是她又嘻嘻的笑起来，我只得走了。到现在我还听得她的笑声。

茹尔　那么你们都完啦？

阿尔弗莱　完啦。

〔缄默了一歇〕

茹尔　她是不值得你伤心的。她是个容易变心的女人。

阿尔弗莱　女人都是一样的，……我们对她们表现骑士精神有什么用？你宁愿为她们挨一个巴掌，可是她们却只会笑你。

茹尔　你本来以为，在这样一种牺牲之后，她会更爱你的。

阿尔弗莱　是啊，就是这点古怪。她那野蛮的母亲打了她一个巴掌之后，我就觉得比以前更爱她了……而且也更看重她了。可是她——她——这真是不可思议！我完全不懂。

茹尔　我也不懂。

〔他们忧郁地握着手走了去〕

7　红磷火柴

在布达佩斯，一间陈设豪华的公寓里的起居室。时间是晚上，大约七点钟。太太一个人坐着看晚报。房门忽然打开，侍女气急呼呼地奔进来。

侍女　太太！天啊……请你快出来一下！

太太　什么事？

侍女　是小姐——那个保姆，她要自杀了！

太太　怎么回事？

侍女　她在把火柴头化在水里……我看见的，快点，请——

〔她领路到小姐的房间。她们进去的时候，看见小姐坐在桌子边低声哭泣，俯身对着一杯热水，她正在把红磷火柴头拗下来投入杯中〕

太太（严厉地）小姐，你在干什么？

小姐　我啊——啊！（双手掩着脸，伏在桌子上，

痛苦地呜咽着。侍女收起了玻璃杯和火柴头，盯着看事情的发展）

太太　你出去，伊赛，把这些东西带走。

侍女（不很乐意地）是，太太。（她慢慢地走了出去）

太太　现在，小姐，你说罢，是怎么回事？说呀！（小姐只是呜咽得更响）别哭，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你听见吗？（小姐还是没回答，只是更响地号啕大哭了。太太没办法，走到门口喊道）史谛芬！把史谛芬叫来！

〔一个七岁的男孩进来，睁大了眼睛盯着小姐

太太　史谛芬，今天下午你跟小姐出去过吗？

史谛芬　出去过，妈。

太太　到哪儿去过？

史谛芬　公园里。

太太　她什么时候带你回家的？

史谛芬　刚回来，没有多久。

太太　她是什么事？你知道吗？

史谛芬　不知道，妈。也许是那个军官伤了她的心。

太太　军官？什么军官？

史谛芬　她的军官。常常在亭子旁边等候我们的。

太太噢，真的吗？今天他也等在那里吗？

史谛芬不。今天我们先到。不过后来他也来了。他们吵了嘴。

太太　吵了嘴？

史谛芬　不是马上就吵，过了一忽儿。

太太　出了什么事？把你听到的都告诉我。

史谛芬　我们到了那里，等着。过了一忽儿，那个军官来了。他不是一个骑兵军官，妈；只是一个步兵军官。骑兵军官是穿长统靴，带马刺的，他们——

太太　别讲这个。后来怎么样？

史谛芬　起先他吻了小姐，后来她吻了他。他们常常这样的。有的时候，他吻她的耳朵——她就把他推开，说："怪痒的！"

太太　别讲这个，我要知道今天怎么样。

史谛芬　今天她也说"怪痒的"。后来我们都坐在长椅上。那个军官说："我的联队要调防到克罗底亚去了。"小姐说："我不信。"后来她问我信不信，我说我不信。后来，小姐伤心得哭起来，骂那个军官。他就吻她的脸和颈子，来安慰她。后来小姐说："你就知道这样；你就只会这样。"

太太　后来又怎么样？

史谛芬　后来她又哭了一会儿，他又吻了她。后来她说，他就是因为讨厌她了，才造出克罗底亚

的假话来的。他就又吻了她。于是小姐说:"你们都是一样的，你们这些丘八。"

太太（严厉地）你自己不知道羞耻吗，在一个小孩面前居然干出这种事来？

〔但是小姐的回答只是一阵痛哭〕

史谛芬后来那军官用德国话对她说：他是爱她的。可是她回说:"Nicht wahr！Nicht wahr！"他们讲德国话，所以我听不懂。"Nicht wahr"意思是说：这不是真的。

太太　讲下去。

史谛芬　后来，小姐生气了，她说："好，你要知道，如果你现在丢掉我，我就得丢脸了。"

太太（机灵地）什么？什么意思？

史谛芬　她对他说：如果他丢掉她，她就要自杀，因为她不愿意做一个母亲。

太太（气愤得很）小姐，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敢做出这种事来？你这个不要脸的臭姑娘！我把孩子交托你管——

〔小姐的回答只是又一阵哽咽〕

史谛芬　她说她要自杀。那军官又要吻她，可是她把他推开，骂他是个肮脏的流氓。她还对我说："史谛芬，你说他是不是一个肮脏的流氓？"我说他是的，那军官就把我推开，又想去吻小姐，还对她说，他去克罗底亚的时候，

会给她八十块钱。

〔小姐又是一阵痛苦的号哭〕

太太　讲下去。

史谛芬　于是那军官走了，小姐和我跟在他后面。她说：“难道你连个地址都不给我吗？”他说他会写信告诉她的。他走了之后，我们就到一个电话间。小姐打了好久电话，她出来之后说：“你看，史谛芬，我知道他说调防到克罗底亚去是假话。”后来我们就回来了。

太太　好了，史谛芬，你去罢。（孩子走出，她转向小姐）小姐！

小姐（站起来，擦干眼睛，旋转了脸，避开太太的严厉眼光，站立着）对不起，太太——

太太　别说了！

小姐　我只要解释——

太太　不用解释了，你这个不要脸的，下流的——

小姐　我没有，太太，这不是真的，没有这回事。我只是为了要维持他的爱情，才编造出这些事情来的。

太太　不是真的？

小姐　当然不是。是我编造出来的。我没想到我对他这样讲了，他还是要离开我。

太太喔！

小姐　可是他竟走了，你看。

太太好，如果没有这回事，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干这个吃火柴头的傻事呢？你讲。

小姐　这是为了考验他的爱情。如果我服了毒物，报上就会登出来，说我要自杀。于是他就会到医院里来看我。我要看看他会不会忍心不来。

太太　我说他肯定不会来的。

小姐好，我现在已改变了主意。我不想吃这个东西了。

太太　我说这倒是你很聪明的想法。现在你巴经决定了既不会做一个母亲，也不想自杀，那我就可以放心告诉你，我要辞退你了，你收拾起东西立刻就走罢。

小姐（又呜咽了）我能不能先和小史谛芬说声再见吗？

太太　当然不能。你把你的军官、你的谎话、你那些火柴头，难道毒害我的孩子还不够吗？我没有叫我的丈夫来处分你，你应该知道你还是运气的。他也许会把你送进警察局里去。快点，你离开我的屋子罢。

〔她高傲地走出房间，把门砰的一声带上。但是她停止在走廊里偷听着。她听到小姐在房间里拉开衣柜抽斗，一边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一边轻轻地，伤感地唱着那支悲哀的小曲：“一颗希望的心，一颗正在破碎的心。”〕

8　青颊骑士

地点是在一个避暑胜地。时间是在一个美丽的四月天中午，一位四十五岁的年轻太太与一位四十四岁的老绅士在一起散步。

她　跟你又在一起散步，仿佛是奇怪似的。

他　为什么？

她　哦，自从上一次我们俩在一起散步，也象今天这样的——只有我们两个，到现在恐怕已经有十五年了。那时候你正在恋爱我。你还记得吗？

他　我倒以为你居然还记得这件事，真是不胜荣幸之至。那事情好象从来也没有引起过你的注意——那时候。

她　可是如果你知道——

他　你说得这样轻声的，我简直不容易听到。

她　一个聪明的女人，在谈起她过去的情史的时

候，常常是用一种安静的尊敬态度的。〔他忽然站住了〕

她　你为什么站住了？

他（又走动了）那时你也爱我吗？你真的也爱我吗？哦！

〔这回是她站住了〕

她　难道你从来也没有猜到吗？

〔两人皆缄默了一会儿。他仿佛很悔恨似的摇着他底手，并且沉思地看着地面。她同情似的对他微笑着〕

他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知道呢？

她　这是你自己的过错。你差不多天天到我们家里来，我的丈夫总不在家的。那时候他常常在旅行中。那就是他谋到那条大铁路的特许权的时候。我一直很喜欢看见你。我的小女儿也喜欢你。幸而那时候她还只有十二岁。

他　为什么你说这话？

她　让我解释给你听。当我不在家里，或是正在别的屋子里忙着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你总是跟我的小女儿玩的。起先我不大注意你。你总是被孩子梟着讲笑话，这是我一向认为是老年人的一种消遣。况且，那些故事又老是一种叙事诗体的东西—— 而我呢，因为丈夫老不在家，心里却宁愿欣赏一些抒情的——

他　这样说来，我那时简直太蠢了。

她　啊，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那时不很欢迎你。你来了又走了。当你来的时候，我觉得很高兴，但当你走的时候，我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

他　大概我应该早一点走的。

她　或者迟一点也好。

〔稍停了一下〕

她　有一天，我摸索一个衣柜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日记本。

他　谁的？

她　我那十二岁的女儿的。这里写着许多一个小姑娘所写得出来的傻话。我一边笑一边看。一直笑到最后面一段，那可一点也不可笑了。那里写着："我已恋爱上那个青颊的骑士了。"

他　这个骑士——

她　就是你。跟每一个常常修面的黑脸男人一样，你也常常有一个很青的面颊，我竟大吃一惊了。

他　为什么？

她　我的小女儿竟恋爱了你。我虽然早已常常听得她讲起你面颊上的那个很美的青颜色，但是我从来没有梦想到她竟深深地爱上了它。我把那日记本放好在原处，下了楼。于是你来了。

他　唔？

她　当你吻我的手的时候，我的手指碰到了你的面颊，我就仿佛感到那青颜色象一股磁力似地流进了我身子里。在我眼睛里，你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我甚至有点害怕你了。我的女儿爱上了你！这使我对于你发生了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观念。

他　你的观念是怎样的呢？

她　我第一次在你身上看出了你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情人。一个规矩的女人从来不会向这方面去注意一个男人的，除非有别的女人先提醒了她对他的注意。

他　但这回只是一个小孩子呀。

她　这就更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第二天晚上，我给她睡上了床，我就再拿出她的日记本来，这一天她写的是："我的骑士有两个眼睛，都是乌黑的，当他的两个黑眼睛对你看着的时候，你就想要哭了。"

他　这倒是一个很奇怪的观察了。

她　而且是一个很使人吃惊的观察。我从来没有留心过你的眼睛。费了好大的耐性，我等着你下一次来我家。当你一来之后，我就立刻注意你的眼睛。真的是两个，而且都很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心里存了敌意去看一个男人。这种感情是非常之奇怪，而且也非常之不安心，它使

我决意不再想到你。但是一个女人的决意不再想到一个男人，这正如一个赌鬼之决意不再摸一摸纸牌一样。

他　那么后来怎么样呢？

她　日记本上又加了几段。“那骑士的声音很美，美得象一朵玫瑰花。”这句话，我好久不曾懂得。一个人必须是很年轻或很年老才能很准确地了解这个比喻。但是我也注意到了你的说话是多么的美，你的声音象一个铃一样地响着。……那几天，我觉得很不安定。但并不是为了我的女儿。

他　这样说来，我那时简直是笨透了。

她　她只是在做每一个小学校里的女孩子都会做的事情。但是她这种行为，无意中却在把我推到一个既危险又愁闷的地位去。在小说书里和戏里头，常常有一个小孩子无意中把他的母亲从犯罪的危崖上救出来的故事。而我的孩子却简直在把我送进一个男人的怀里。

他　可惜我竟不知道！

她　有一天，发现了一段非常可怕的记载了。“今天早晨，姑娘和我一起散步的时候，我们碰见了那个青颊的。那青颊的正在跟一个金头发的女人溜跶，一边走一边笑着。那金头发的女人也笑着。可是我哭了。姑娘就看了我笑起来。”

他　你怎么样呢？

她我采取折中办法。我不笑也不哭。我不知道你懂不懂一个女人不笑是什么意思。这是比她哭起来更糟的事情。以为眼泪是笑的相反现象，这种观念完全是男人的。在男人，也许果然如此。可是在我们女人，笑的相反现象却是不笑。一个女人的掉眼泪只是一种体质上的需要，好比打嚏或咳嗽一样——可是这且不必介意。我再说回来，我那时并没有笑。当你来了之后—— 也许你已经记不起这件事情了——我就盛气地，甚至有点不客气地问你，那个金头发的女人是谁。

他　我可记不起这——

她不。也许你根本没有听懂。也许你以为我的意思是在讲些别的事情。譬如说，是在称赞我的丈夫。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谈话，如果那些话在两个人的耳朵里很准确地表示了同样的意义，这一场谈话到底有没有一点趣味，我倒很怀疑。

他我……哦，请你原谅，如果我好象有一点弄不清楚—— 不过——刚才不是说你那时恋爱了我吗？

她那，不错。

〔自然而然地大家缄默了一刻儿〕

她　现在到了最紧张的时期了。我好几天不去看我女儿的日记本。我真的有点害怕那东西。我处于一个非常心烦的境地中；我写了许多很长很热情的信给我的丈夫；我发狂似地吻着我的女儿；当你到我们家里来的时候—— 哦 —— 有一天，某一个——

他　对不起，我要打断你一下，请问那一天是不是礼拜四呢？

她唔，不！那是礼拜一。

〔他把他的手杖向丛莽中作了几次十字形的挥击〕

她　那就是……那一天 —— 如果你 ——如果你 ——

〔她有所期待似的看着他〕

他　如果我怎么样？

她　这是你应该打断我的话的地方。有许多话是一个聪明的男人决不会让一个女人说完来的。但是如果你懂得——

他　什么？

她　没有什么。这又是一个你应该打断我的地方。

〔他装做好象又要挥击那些丛莽的样子，但旋即忍住了〕

她　大约四五天之后，我的好奇心又催我去偷看那个日记本。我找到了这样一段：“那骑士的牙齿很难看，而且他头顶上有一块地方没有头

发，所以那骑士总把头发梳得盖住了没有头发的地方。”

他　这小鬼！

她　第二天我就买了一个法国洋娃娃给她，那洋娃娃比她还高一个头。当你来了，我就大笑起来。你走了之后，我就哭了。我从来不曾有过一次这样真情的，畅快的哭过。

他　好，这就一切都完结了吧？

她　不，更糟呢。这还在开始要完结的阶段。一个男人在这个时候是比干脆马上就完结更叫人失望。

他　那小鬼又写了些什么话，使我完全的毁了你的心。

她　真是完全的毁了。有一次她写道：“当那骑士走进房间来以前，他总要在门廊里擤一下鼻涕。”这就是孩子们的观感。她们的爱情很快而又很残酷地摧了。于是我的女儿同时也把我带了出险。在两个礼拜里头，她使我陷入又逃出了爱情的魔网。的确，这样快的步骤使我有点迷惘，但事实却显然是使我安全地到达了。

他　这是一个下流的故事！

她　你以为下流吗？我却以为这个故事很有点儿甜蜜……象老酒似的。

他　在我看来，是酸的——象瓶子封得很坏的老

酒。你应该把它封装得好一些。为什么你要把这一切都告诉我呢？

〔她沉思了一会儿〕

她　因为——我讲的没有一个字是真的。

他　你说什么？

她　这是我一边走一边捏造出来的。你瞧，我要我一个人来试试这个故事，这在我是有必要的。

他　必要的？

她　是啊。我女儿的丈夫出门去了。有一个男人常常来找她。她哭着来我我商量。我非搭救她不可。今天晚上我就要把你刚才听到过的那个故事告诉她了，并且——

他　那么那个日记本呢？难道也是造出来的？

她　日记倒是真有的，这可以使你聊以自慰的了。其余都是假的。但这些假的可以利用来作为我对她的一种藉口，我可以对她说："我的孩子，从前你把你的母亲从她自己的愚蠢里救了出来。现在，你母亲救你的时候到了。"这个故事会得发生效力的。我相信。

他　你告诉我一件事情。

〔他狐疑不决地凝看着她〕

她　唔？

他　那一天的确是礼拜四——为什么你说是礼拜一呢？

她　我说是礼拜一吗？

他　你硬说是礼拜一。

她　决不是礼拜一。

他　那么就是礼拜四了。

她 不 。

他　我说这件事情并不是发生在礼拜一的，你却说是的。而现在你又说这事情全都是假的。我该相信哪一个好呢？到底你在跟我耍什么手段？

她　我是在把那老酒倒回它的瓶子里去，而且这回是非常妥当地装封好了。我送你一点，而你——（她的眼光从他头上一直扫到他脚上，停住在那儿，凝视着他的鞋尖，把话说完了。）但是你却不够资格做一个鉴赏家。

他 （在极狼狈的神情中）那么现在——

她　现在我们谈一些别的事情罢。

9　第一场冲突

一个陈设得相当华丽的房间，不过现在显得非常凌乱了。桌子上还乱放着饭后的餐具；沙发上横抛着一件女用罩衫；地毯上有一张团皱了的包皮纸，旁边是半条面包卷。一个男人在屋子里不耐烦地走来走去。很明显他是在这里等候了好久。随即有一个女人进来。她是个金发碧眼的美人，年纪还轻，显然是个舞台上的人物。

他　九点半了。

她　只有九点一刻。

他　九点半。

她　好吧，就算是九点半。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我的丈夫吗？

他　你上哪儿去了，一直到晚上九点半？

她　没到什么地方去。

〔她除掉帽子，脱下外衣，挂起了，捡起一张报纸若无其事的坐在桌子边读报〕

他（忽然发脾气了）噢，你就是这样轻松吗？我倒要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从两点钟到九点半，在哪里？我要杀掉你！

〔他提起一把椅子威胁地晃动着〕

她啊，住手，住手！别动！如果你不离开这个屋子，我就叫警察去。（神色和解似的）你这个粗坯！你怎么啦？别这样紧张。你会做人吗？你就像一个傻孩子……过来。给我吻一个……来。

他（低头抿紧了嘴）不……乌……乌！

〔不知道他说些什么，不过是用明确认错的口气说的〕

她你还想这样干吗？

他（对着她的衣领子说）注　你在哪里，从两点到九点半？

她　我绝没有离开这屋子，一直到四点钟。

他　这是说谎。我两点钟来的，你已经走了。

她不，我在楼上，去看马勒夫妻了。

他马勒他们不在家。

她　我知道。所以我马上下来了。

他　我在这儿等了整整一点钟。你也没有回来。难

注 这就是说 他不敢看她的脸。

道你下一层楼要一个钟头吗？

她　你为什么不等我讲明白呀？我在下楼的时候，碰到那管门的。他告诉我：今儿早晨他老婆生了个孩子，我就下去看看，真是个活泼的小家伙！今天才生下来。

他　假话。管门的老婆生孩子是六个月以前的事。我恰巧知道，因为我还送了他们十块钱呢。你也不用想说她又生了一个，这是不可能的。

她　我也想这个孩子看起来怎么这样大。这两夫妻简直都是说谎的。常常捏造出故事来赚你的小费。

他　那么，你从管门的屋里出来之后，又到那儿去了？

她　我就回来了。一直到七点钟，我没有离开过这里

他　不对。我是六点半回来的，你还在外头。再说，我塞在门锁眼里的一根火柴梗子还在那里，所以我知道，自从我三点半出去之后，你没有回来过。这就证明你又说谎了。你骗人，你糟蹋了我的生命，我要杀死你。

〔他拿起了一柄餐刀〕

她你不想想你是什么人？你是我的丈夫吗？把刀子放下。滚出去。丽莎，丽莎！

侍女（进来）你叫我吗，太太？

她　去叫一个警察来。

侍女是，太太。

〔侍女出〕

他　你欺骗我。

〔他从地毯上捡起那半段面包卷，马上又扔掉。〕

她过来，吻吻我。

他（对她的衣领低声说）你爱我吗？你？

她　你怎么能说我欺骗你？

他　你讲了这许多假话。马勒夫妻，管门人的孩子，你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回来——没有一句真话。我倒知道你上哪儿去了。你在溜冰场里和那伯爵溜冰，后来你们又一起去吃饭。你也不用想告诉我：他没有和你接吻……我真要想杀掉你。（他一把揪住她的头发）我只要一下子你就倒在我脚底下了。

她　放开我的头发。

他　不放。

她放开，。要不我就咬你的手。

他　我就要看你咬。（她咬他的手）好。这回我就放掉。要是你不咬我，你早已死了。你倒像一只野兽似的保卫自己。好吧，我走，你永远不会再看见我了。

〔他把面包卷捡起来，看了一看，又把它扔

下。于是他回归原位〕

她（走到门口，叫）丽莎，去叫一个警察来。刚才我对你说过，你为什么不去叫？

侍女　我没有知道你要我就去。

她　马上就去。这里人的性命都不安全。

他（走向面包卷）我要杀掉你，然后我自杀。

（他捡起面包卷，抛在桌子上，那神气正像一本戏里的演员把一个钱包丢下，一边说，“喏，把你的臭钱拿去！”）

他　我的侦探把一切都报告我了。

她噢！原来你派侦探来跟我啦？

他　我就是需要有侦探来盯住你！像你这样的女人——我要告诉你，你是个什么东西。

她　你敢骂我！

〔她哭了〕

他　我很高兴看到你身上还有一点儿正派性情。不要哭了。

她（捂着手帕哭得更凶。从手帕上，一阵强烈的香气向他飘来）我不许你骂我。

他（激动得声音颤抖了）只要你妈妈知道就好了，你那个正派的好妈妈！

她你又要牵涉到我妈妈身上去了。你别再提起她。

他　如果你妈妈知道——

她　这跟我妈妈有什么关系？ 你老是把她拉进来，惹我哭。你利用她来压制我。得啦，你别再这么干。（她站起来面对着他。她的眼睛挑战似的闪亮着）如果你要知道——唔，如果你要知道——

他　怎么样？

她如果你要知道实在情况——

他说。你说。

〔他拿起餐刀〕

她　把刀子放下。我真相信你会谋杀我。

〔她又哭了〕

他　那么你承认啦？你承认你干了对不起我的事啦？

她　第一，这里是我的屋子。第二，现在是十点半。

他　还只有十点一刻。

她　十点半。反正都一样。谁也没有权利可以在夜晚这个时候在我的屋子里吵闹。你走，不要让我再见到你。要是你不走，我就叫警察。无论如何，你没有权利耽在这里。

他（用手指拨弄那个面包卷，苦笑着把它翻在手里，好像要说："只要这个武器里一颗小小的子弹，就可以结束我一切的苦痛"）我没有权利在这里。可是那个伯爵呢？他有，呃？

她　他有跟你一样的权利。

他（严肃地，很勉强地点点头，好像已到了采取最后行动的时候。）你知道你是什么东西吗？我要告诉你，你是个什么东西。你是个——

她　说吧。我不在乎。你说这些话也不是第一次了。丽莎，今天你买了火腿没有？

侍女（在间壁屋里回答）你说今晚不回来吃饭。

他　不错。你早就希望和伯爵一起吃饭了。

她　就算是这样，那又怎么样呢？我完全有权利。你又不是我的丈夫。丽莎，去买些火腿来，再买些牛肉。每样都买小半磅。还要一份泡菜。

他（忽然走到她面前拥抱她）——假如我对你说——

〔他突然住口,几乎要哭了〕

她　说什么？

他（声音颤抖地）假如我说——我想出一个办法——让你和我，在众人眼光里，把一切都改变过来——

她（声音充满着欣喜和胜利感）不要忘记买些面包来，丽莎。

他（拿起面包卷，郑重地在手掌里估计分两，好像想说：“这些珠子是我祖母戴过的。”）——恩玛，我可以——我会——用我的名誉保证——如果我只为自己设想。可是还有我妈妈

呀，她年老啦。她在这世界上就只有我一个儿子。我决不能做她不乐意的事情。这会叫她心碎的。

她　你的妈妈！我的妈妈呢？我想她可不在乎。我待你是不够好。你赶快走出这个屋子，不要等到我熬不住打你个巴掌。过来，在我发脾气之前给我吻一个。（他丢下面包卷，走向她跟前）不，先要你道歉。

他　我道……

她不，不用了。我不要你道歉。你侮辱了我，我不能原谅你。现在走罢。伯爵的绅士风度你再也赶不上。

他　你想打发我走，你可以出去和他相会。

她　这跟你不相干。

他好。（戴上帽子）好，你瞧吧。

〔把面包卷无情地在脚跟下踏得粉碎，于是急步奔出。她投身在沙发上。她非常疲倦。侍女买了东西进来〕

侍女（解开她买来的东西）他这种行为，倒好像是你的丈夫。你什么时候出去，出去做什么，关他什么事？你又没有嫁给他。

她（含义隐秘地微笑着）算了，丽莎。

〔她在沙发上躺了一忽儿，思想着。后来她就打瞌睡了。让晚餐留在桌上没碰。楼下大门砰

的一声关上。他真的离开了这屋子。不过他并没有走远。他在门外台阶前走来走去，好像决心在那里守个通宵似的。他并不泄气。他已经下了决心。他是在想着他的母亲，还想着应该写一封怎样措辞的信在早晨把这个消息传达给她

10 幕　下

这是一个小小的素描。我本想题为“一个编剧法的研究”——但这样一来，好象有点妄自尊大了。故名之为“幕下”——这是一个喜剧的第一幕的结局。

本篇中的人物是一个二十八岁至三十岁之间的女人，一个三十五岁或三十六岁的男人，还有一个二十八岁的青年。布景是在江边，隔江景色都被一重秋晨的浓雾所蒙罩着。江水闪着蛋白色的微光。丛树的叶子都已染上了黄色，红色和青黄色。时间是清晨。

他（上场）怎么？你在这里？

她（冷冷地）可不是？

他　你可是都这样早起来的？

她　今儿早上，我那旅馆房间里的热气管发出好大的响声，六点半钟就把我弄醒了，我再也睡不

着，所以决计起来穿好衣裳，来到江边欣赏一下这美妙的秋晨。

他　我总是在这个时候起身出来的。

她（并不回答。凝看着对岸）

他　我很少看见你一个人的。

她　真的吗？

他　是啊。

〔静寂了一下〕

他　我想，假如谁要是存心要找的话，也不难找到一个孤独着的寡妇。

她　可是，反过来说，一个寡妇也不难使自己孤独起来，假如她存心要孤独的话。

他　哼——我该走了吧？

她　我并没有这意思。不过——天气很冷——这是一个阴暗的日子——在这种日子，人们是只适宜于萎缩着身子，而且他们的思想也得是悲哀而忧郁的。

他　我也这样想。但我知道有一种解药。

她　是什么？

他　一个字。一个使人们的血液温暖起来，还可以使太阳光照耀得明亮一些的字。

她　譬如什么？

他　譬 如——爱。

〔静止了一刻儿〕

她这是什么意思？

他　我爱你呀。我已经爱了你两年了，可是我也守了两年的秘密。你已经从我的眼睛里看出来了；它在我每一道眼光里透露出来；它在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里透露出来。

她 嗯 ？

他　哦……就是这样。现在就是我们两个在这里，我应该告诉你了。告诉了你才使我觉得舒服些。我爱你，我用一个成熟了的男人的至诚的崇拜你的爱情来爱你，在他心里所燃烧着的，并不是一蓬稻草的烈火，而是一个慢慢地，永久地燃烧着的火焰。

她　你这一番话说得很象一个动了感情的管火炉的人。

他　这倒使你高兴开起玩笑来了。

她　你简直笨得教人不信。你的笨简直是无底的。

他　怎么会笨到这样？

她（笑着对他说）你难道一点也没有适当不适当的观念吗？现在是什么时候？早晨七点。今天是那一天？九月二十九。这是那一种天气？是一个美丽的，有太阳的，温和的，忧郁的秋天吗？一点也不。这是一个阴沉沉的，潮湿的，冷冰冰的，悲哀的日子。它闷得好象是在一个

潮湿的地窖里，我刚才起来，还没有吃过一点东西。脸盆里的洗脸水冷得叫你受不了。就是现在，我也还并没有真的醒。我的心境还在很不愉快的情形里。而你偏要挑这个时候来宣布你的爱情；你的费了整整两年以燃烧成火焰的爱情；你的不懂得挑选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季节的爱情。你该知道，宣布这种事情是应该在黄昏的时候，在一间精致的闺房里，舖着丝绒的台毯，挂着绸子的幔，还有一个舒服的火在壁炉里爆响着。我就给躺在沙发上，穿着我的最讲究的小衫。总而言之，应该在一个爱情小说家所乐于描写的背景里，而且，在现实生活里，这也是最美丽的境界……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却栽了一个很悲惨的筋斗。你现在的处境，就象一个人把他的全部财产投资在一笔亏本的生意上，等了两年，忽然要求连本带复利一起收回来。可是连你的本钱都丢了。在一刻儿之间，你把一切都摧了。

他　但是……

她　你又滑稽得象一个被风把帽子吹落在多瑙河里的人，他站在桥上，对那距离很远的桥底下的水做着狂乱的，毫无益处的手势，想取回他的帽子。在这种情形之下，惟一的，值得佩服的办法，就是不必再想取回它。孛罗妥思暗杀了

他的父亲，在古时候，这是被认为他的制胜了天赋的孝心的证明。能抑制住自己不去追抢那被风吹下桥去的帽子的人，将来就可以成为孛罗妥思了。没有比杀掉父亲更容易的事了。你们男人如果能够抵抗得了你们的最脆弱的本性，你们才可以夸傲你们的超越的力量与意志。现在别再多说了；你会得愈说愈荒谬的。现在是沉默的时候了。

他　不错，我栽了一个筋斗了

〔静止了一刻儿〕

她　挺凄惨的。

他　我承认。

她　这话使我很满意了。但至少你已经懂得了一点，它会得帮助你将来怎样对付女人了。我也坦白地承认，要是你在别的时候，在别的一种情绪里找到我，你也许已经成功了。千万要记住，在一刻儿间就可以决定你能不能赢到一个女人。所以你必须挑选一个适当的时候。至少，在两三年之内，你会知道最好不要跟一个女人去谈恋爱，当她是又饿又冷，而且对于恋爱这个思想憎厌得象——

他　得了得了，省省你的侮辱人的比喻罢。我诚心地感谢你这一堂的教训。我相信在我归天以前总有一朝发现它是有用处的。我吻吻你的手。

〔揿一揿他的帽子，从左方下场。同时那青年人从右方上场〕

她（两臂伸出去搂住他的项颈）终于你来了。

青年人　宝宝！

她　吻吻我——吻吻我！这个美丽而忧郁的秋天早晨使我比平时更热烈地要求着你的嘴唇底温暖。拥抱我。抱紧一点。你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的可爱过，也从来没有这样的甜蜜，这样的使人感动过——象现在这样的。

〔他俩拥抱得紧紧的〕

说　谎

一个二月里的黄昏。在布达佩斯的一个公园里。太阳整天暖洋洋地临照着，但现在它已经在沉落了，一阵寒风吹啸过枯秃的枝柯。在那枝柯底下，有一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在挽臂漫步。那男孩子是十九岁；女孩子是十五岁。一双溜冰鞋系在一条皮带上，在她那空闲的手臂上吊荡着。附近有一个时钟响了一声。

女　哎哟，已经七点半了！

〔她想挣脱他的臂膀〕

男　不，别走。

女　我该走了。要是赶不上吃晚饭，我就得挨一顿骂。

男　你们什么时候吃晚饭？

女　放我走。八点钟。现在已经七点半了。

男　你在回去以前要不要跟我亲个嘴？

女　（很真诚地）我不能跟你亲嘴。

男　那么我跟你亲一个罢。

女　不……别这样！

男　从前有人跟你亲过嘴没有？

女　没有。

男　那么，我将是第一个人了。

女　不，不——你不该——

〔但当他的嘴唇碰上了她的，她也并不抵拒〕

男　你爱我吗，宝拉？

女　唔，我爱你，倪克洛……我觉得好象我可以为你而牺牲了生命，我这样的爱你——倪克洛。

〔他们又亲了个嘴，更热情地〕

女　现在放我走罢。我真的该回去了。

男　我送你回去。

女　不要送到家。只许你送到斐伦茨方场。

男　遵命，爱人。

〔他们就折向回家的路上〕

女　（且走且说）你爱不爱我，倪克洛？

男　我已经告诉你了，我爱的。

女　再说一遍。我喜欢听你说这句话。我希望你永远，永远不说别的话。

男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他这样地一直说到伏洛思马尔谛街〕

女　我恐怕要挨骂了。时间已经这样迟了。

男不，你决不会挨骂的。上帝决不会使你为了我的缘故而受到苦难。

女 啊 ！上 帝 ——他要是不气恼我们才奇怪啦。如果我在他的地位，看见了人们只有在苦难的时候才想到他，我就要说：“现在你需要我了，是不是？”我就掉转头，立刻走出到厨房里去了 。

男（严肃地）上帝是公正而慈悲的。如果你信他，就决不会有苦难降临给你了。

〔他觉得自己很得意，因为他居然成功地说出了这样堂皇的情绪〕

女（深为感动）你真是非常高尚的，倪克洛。

男（颇不同意地）完全不是。这只是因为我有一片好心。我实在受不了你为了我的缘故而受到什么苦难,万一他们发现了你跟我在一起。而且，将来你做了我的太太之后，我还要补偿你的。你将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我会把星星都放到你脚趾边，还有那——那——（他忽然觉得说得太过火了，接着就稍稍的减低了一些兴奋）凡是你心里所要的一切东西—— 一个汽车——一座房子——马——

女　那时你是不是还象现在一样的爱我呢？

男　更加爱了，爱得多！那时我简直是崇拜你了。

女（真诚地）如果我欺骗了你，也这样吗？

男　什么？

女（更真诚地）如果我不忠实于你怎样呢？

男（很干脆地）那我就杀掉你。可是你决不会不忠实于我的。

女（忠实地）是的。我觉得我是一个规矩人。〔眼睛里显出了爱情的光〕除了你之外，我决不，决不会爱一个别人，倪克洛。

〔他们停了话，穿过大街。〕

男　你回到家里跟他们怎么说呢？

女那要看。

男　看什么？

女　看他们曾经在什么地方看见了我。如果他们在音乐学校附近看见我，我就说在音乐学校里。如果他们在公园附近看见我，我就说在公园里溜冰。

男　你出来的时候告诉他们到那里去的？

女　妈妈不在家。我走的时候留下话给厨房，说我到音乐学校去了，但是我也带了溜冰鞋出来，妈妈回家之后，厨房会告诉她，我带了溜冰鞋到音乐学校里去了，妈妈一定会说：“这个坏孩子又要溜冰溜得赶不上她的音乐课了。”但是如果我没有给他们看见在公园里，我就说我去上了音乐课了，我说我带了溜冰鞋去是预备万一上了课还有时间的话，就去溜一会儿冰，

可是到底没有去得成，你懂不懂？

男 （疑惑地） 唔， 懂。不过这溜冰鞋做什么的呢？

女 啊呀，你真笨！我们刚才在哪儿呀？

男 （慢慢地）在公园里。

女 好，那么，万一有人在那儿看见我们，我就可以说我刚才溜了冰来，可不是？如果妈妈知道了，她最多也不过为了我赶不上音乐课而骂我一顿。你懂了没有？与其被他们疑心到你而被骂，岂不是宁可为了这样的小事而被骂吗？

男 （寻思地）噢！不错。

〔他们静默了一会儿〕

女 你在想些什么？

男 你真够聪明的——你多么会说谎。

女 只有对妈妈才说谎。可是我从来没有对爸爸说过一个谎。跟他就不同了。

男 我有点害怕你。我怀疑你做了我的太太之后会不会也这样聪明地说谎。你要欺哄我是一定很容易的——因为——就是现在——我对于那音乐课和溜冰这两件事情搅在一起也还不大明白，我猜想谁要是想欺哄我，一定是很容易的。因为关于这种事情，我是一个很迟钝很低能的人。但无论如何，我是一个正派人。

女 那么你说我是个不正派的人吗？

男啊，不！你是全世界最可爱而最直爽的姑娘。不过因为听到你 说了这样聪明的谎话，才使我觉得有一点害怕。

女　可是我已经给你解释过了，我只有对母亲才说谎。况且我只在为了你的缘故的时候才做这种事情。

男（不放心似地）可是我还同样的有点害怕你。你使我在你所说的每一句话背后寻找那些隐藏着的意味。啊，为什么你要做这种事情呢？我知道我要整夜都睡不着，把这一切话都兜底想过一遍了。……你知道不知道你已经闯了什么祸？（悲剧的地），你已经把我对你的信仰都摧了。

女（悲哀地）你看不起我。

男　是的，我看不起。但是只要你的谎话说得没有那么聪明—— 或者至少能让我懂得这一切复杂的关系，也就好了。宝拉，我能断定我是一辈子也抓不住你一个谎的。

女（稍觉惭愧）那是因为我永远不会对你说一句谎话。老实说，我也并不真是一个很好说谎的人。

男　是的，你是的，我害怕你。我们两个结婚以后——（忽然地）听着！我要问你一件事情。稍为停一停。

女　不成。我要挨骂了。

男　没有关系。稍为停一停。（他们站住了）我要你允许我一件事情——现在——从我们第一次亲嘴这天起，你决不再说一个谎。

女　连今天都算在内吗？

男　连今天都算。

女（迟疑着）可是今天你应该让我说一个谎——要不然，我有什么办法解释六点钟到八点钟我在什么地方呢？

男　你就说你在公园里散步。即使他们用烧红的烙铁来逼你，你也别多说什么。（想到她受这样的苦难，使他心里一软，话就顿住了一下。但他立刻又大丈夫似地噙住了他的犹豫而重复着）即使用烧红的烙铁。这样你就用不到说谎，也不会露出马脚来了。如果他们用鞭子打你，就象一个男人一样地忍受着。你应该为我而忍受，你会不会？

女（钦佩似地）会的，你这位可爱的，善良的，正派的倪克洛。

男（很得意，但为了面子的缘故，皱着眉头）别恭维我，只要你允许我。

女　我允许了。

男　连今天都算吗？

女　连今天都算。

〔他们缄默地继续前行直到斐伦茨方场〕

男　（热情地紧握着她的手）再见，宝拉。明天下午老地方。

女　（沉思地）再见。

〔当她走进家里的时候，家里人已经在吃晚饭了〕

★

母　这真是回家的好时光。

父　小姐，你在什么地方耽得这样晚？

〔因为宝拉并不立刻就回答，他就停止了吃东西，显出了一种威迫的神情。那侍女悄悄的溜了出去。屋子里寂静了一下。〕

母　（解围似地）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

父　（大发雷霆）我问你到那里去了。

女　在音乐学校里。

父　（显出了一个做父亲的特别瞧不起音乐学校的神气）音乐课要上到八点钟吗？

女　不——我从音乐学校出来之后，又到公园去溜了一会儿冰，可不知不觉的——

〔用了逐渐加重的肯定语气，她巧妙地完成了那谎话〕

★

〔次日下午，那男孩子又在老地方等着她〕

男　（急切地）昨天晚上怎么样？你怎样对他们

说的？你说了谎没有？

女（心里自相矛盾了一会儿。接着就坦白地对他看着）当然没有。我只对他们说在公园里散步。

〔在他的信任的眼光之下，她稍微感到有点踯躅，但随即因为分明觉得这回她已经哄过了每一个人——她父亲，她母亲和倪克洛，而把这种踯躅之感克服下来了。她马上心里决定这是不可避免的事，于是立刻就恢复了她那镇静的态度〕

男　他们骂了你没有？

女　没有。

男（象每一个做丈夫那样的盲目与颟顸）你看！说谎话是一点也没有必要的，可不是？（可是他心里忽然又觉得有点怀疑）到底你是不是说了真话？

女（象每一个做妻子的那样不动声色地使人不得不信）当然，亲爱的。你相信我没有对你说谎吗？

12 车中艳遇

布景是在阜姆特别快车——这车是接上亚巴雀开来的小火轮的——一个车厢里。时间是一个凉爽的夏天的早晨。车刚停在一个小站上；一个男人上了车走进那个车厢，对那车厢里坐着的唯一乘客——一个年约三十五岁的漂亮女人——鞠躬致礼。

她　在这里碰到你，好极了！你也是到亚巴雀去吗？

他　是的。

她　那么我们倸有时间可以长谈了。而且我正想跟你谈谈。虽然我丈夫给我们介绍认识还不过两个礼拜，可是我仿佛已经认识了你一千年了。这是一个无聊话，是不是？但是我可真的这样想。

他　（微笑鞠躬，以表示感谢。）

她　我看过你的小说。我说不出来我多么佩服你那些深刻的心理描写。真的，它居然影响了我，改变了我的思想方法——你去年出版的那本聪明而又美丽的恋爱小说—

他　（很不愿意她提起似的）哦！

她　是的——所以我决定了，如果我再碰到你，我要把我自己的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讲给你听，算是一个报答。

他　这一定会使我高兴。

她　那是在好久以前的事情了—— 也许有十年了，但是它还非常鲜明，非常活跃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这时火车开动了〕

他　讲下去。

她　刚才不是说，是在十年前吗？那天我在阜姆等我的丈夫，因为他答应来接我回家去的。可是他竟没有来，来了一个电报。他给别的事情留住了，我只好一个人回去。于是我不再耽搁，立刻就定了一个头等车厢，动身回布达佩斯去。

〔寂静了一会〕

他　怎么呢？

她　过了几站之后，有一个陆军中尉走进了我的车厢。我记不起这是在普拉思还是在洛克维——

总之是一个这一类的小车站。

他　这有关系没有？

她　没有。这是无关紧要的。那中尉进来之后，于是那车厢里就是我们两个了。一个留着一撇小胡子的青年军官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那是从前的我。因为这是好久以前的事情，所以我现在不妨说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了。

他　（简单地应了一声以表示其恭维）哦！

她　起先，那中尉只向窗外看着风景，但随后就注意起我来了。那时候，我的确是值得注意的。我穿着一件很时髦的小外褂，深蓝色的，镶着——但那没有多大关系。他开始注意着我，起先是鬼鬼祟祟的，可是很挨近地。我假装着在看报，可是我实在也在留心着他。你瞧，前面有的是一大段旅程。足足有一整天要我和这个陌生的军人一同被关在一个小小的车厢里。我觉得这种处境很有趣味。你可不要笑我。

他　岂敢。

她　不久之后，就有事情发生了。火车转了个方向，所以太阳光照上了那中尉的眼睛。他就挪一挪身子，坐在我紧对面了。在那个位子上，他可以格外方便地看我了。他有一双表情丰富的眼睛，当我第一次接触到他的眼光的时候，他的眼睛就问话似地抬起来对我看着，好象

说：“ 亲爱的小姐，你许不许我看着你呀？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象这样的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你看，我用多么至诚的景仰心看着你？你知道不知道，你已经把我这个多情易感的军人的心燃烧成火焰了？可怜可怜我吧。 ”

他　你怎么办呢？

她　我放下了报纸。这个姿势就表示我已准备着让他的调情开始了。这就好象我在说：“ 来罢，这个阻隔着我们的屏风已经除掉了，现在是……面对面了。 ”他用一个感谢的眼光回答了我。并且还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允诺从他的眼光里保证我：“ 我决不会忘记一个君子人在这样情况之下所应该对付一个贵妇人的礼貌的。我不会对你开口的。不过我的眼睛将替我说了。’我也用一撇眼光回答了他。

他　那么他实践了他的允诺没有呢？

她　你别性急。我就要讲到了。他梦幻地，谨饬地，恭敬地看了我好久。他好象表示着一种深有所感动的尊重在看着我的脸。随后他又看到我的手，对它们微笑着，好象在说：“ 多么纤美白净的一双手啊！ ”随后他又看着我的脚。这完全是一个文雅高尚的男人观察一些并不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的不甚介意的态度。他就用这种态度，把我从头到脚看了好久。于是我的

眼睛回答他：“啊！”

他　你的眼睛怎么回答的？

她　就回答了一个“啊！”一个娇软的，心里喜欢的，但是稍微带一点呵责意味的“啊！”这也就是当一个男人把我们紧紧地抱在怀里的时候，我们所叫出来的那种“啊”。但我并没有说出声来。我只是从眼睛里表示出来而已。

他　那么那个军人呢？

她　那个军人的态度非常可以佩服。他并没有误解。只是他的眼色变得悲哀而寂定，好象在说：“这不是一件可怜的事情吗？我们两个是这样理想的地彼此都觉得相配。我们大家都懂得对方的眼色。然而我们必须永远地是两个不相识的人。”他叹着气，对我告别了。

他　怎么？

她　也是用他的眼睛。他用他的眼睛在我的额角上给了一个纯洁而温存的分别的吻。他悲哀地摇着头，同时他的眼睛说“完啦”。

他　完啦？

她　是的，“完啦……完啦……”那时候，我们的车已经到了亚格拉姆，于是他下车了。在他离开车厢的时候，我怀着一个真心的后悔目送着他。他是一个温存的高尚的青年人。他也不回头来望一眼。他只是从座位上站起来一径走了

出去……后来我也没有再看见过他。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这是我平生所遇到过的最有诗意的密谈。从此以后，每逢有什么鲁莽的男人冒犯了我，我总以尊敬的情怀想起了那个军人。他简直是我所碰到过的最好的男人。而且我敢以为他的爱我是没有一个人比得上的——纯洁的地，不自私地，而是毫无希望地。回想起来，我自己也几乎要跌进恋爱里去了。但是过去的总是过去了。

他我谢谢你。

〔一个长久的寂静〕

她　对不起，你刚才说什么？

他我说我谢谢你。

她　为了什么？

他　为了你刚才所讲的那些关于我的可爱的事情。

她　讲了你的事情？

他　是的，我的事情。那个中尉就是我。

〔又是一会儿的寂静。她注视着他，皱了眉头。他从衣袋里掏出了他的皮夹，拣出一张蓝色的纸片，在以下的谈话时，他一直把这个纸片握在手掌里〕

她　那是一张什么纸？

他没有什么。也许耽一会儿我要给你看的。

她唔……你就是那个中尉吗？

他　是的。我是在四年前退伍的。我就是你所谈起的那个中尉。我在普拉思上车，在亚格拉姆下车。我的制服是橙黄色领子和袖边的。

她（惊异地）是的啊。

他　你看，可不是我吗？

〔接着是一个很长的静默〕

她　唔——原来就是你！怪不得！

他　什么怪不得？这里我可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道理。

她　当我的丈夫给我们介绍的时候，你的眼睛是怪熟的。现在我才知道这缘故了。

他　是吗？我希望我也要这样说。但是，事实上我却一点也不记得你。我早已把你所说的整个插曲都忘记了。但是现在你这一说，却使我又清清楚楚地想起来了。

她（微觉惭沮）

他你想，在我这方面，我却一点也没有必须要记得这件事情的理由，在十年前的那一个我在火车上碰到你的日子，我是到亚格拉姆去会我的未婚妻的。

她仁慈的天哪！

他　所以，我很抱歉，我的眼色恐怕一点也没有表示了那些你所猜想的意味。譬如，当我看着你的手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我那未来的丈人是

一个多么吝啬的老头儿啊。他曾经用了种种藉口来逃避给他的女儿一点嫁资。我痛苦地微笑着。而你却以为我是在因为欣赏你这双纤美的手而微笑了。

她 唔。

他　为什么我看着你的手和脚呢？这是因为一个男人在深思的时候，普通总是呆看着一些什么的。我也许会看着一盏电灯。如果，当我看着你的脚的时候，我的表情是非常绝望的样子。那是因为我正在想到如果我的丈人坚持他的吝啬，那我们就可能结不成婚了。我心里自己思忖着：“怎么样我们才可能结婚呢？”迷惘于这个问题，所以我会得不自觉地从头到脚的看着你了。正在这个时候，你说你的眼睛叫了一声“啊！”但是我却完全没有关心到你的那一个“啊”，而专心致意于想着我也许可以对我那未婚妻的父母直捷痛快地要求他分一些嫁资，我想我应该把这件事情果敢而有礼貌地去解决它。但这样一来就很杀风景了。我深深地叹着气，喘松了一下胸中的积闷，心里想着，“不管它会形成怎样一个结果，事情总得这样做的。”这时候，你也误会了。你以为我的眼睛是在说，“多么可怜呀，我们必须永远地是两个不相识的人！”

她　我的天！

他　车子辘辘地辗着，我又在考虑：“跟她的父亲去直接开谈判，是不是有用处呢？如果他预备给我们一些钱，他应该早就自动地有个表示了。如果他不预备给，那么就是我去说了，他也许还是不给的。”那时我茫然若失地凝视着你，事实上是并没有看见你。那就是你解释为“完啦”的那个眼色。但是你也有一部分对的，它的确是表示了“完啦”的情绪，不过那是对嫁资而言的。

她　多么可怕！

他　当火车到了亚格拉姆的时候，我叹息着离开了车厢，也没有回头来看一眼，那是因为我还在想不定一个问题：我要不要就跟那个姑娘结了婚而不要她的嫁资。而你被把那个叹息误解为我在和你分别的时候的绝望的表示，而我的不回头来看你，却被你误会做我对你恭敬的表示。

她　我简直全盘都被摧残了。

他　也许我不该把这话告诉你，因为我不该毁灭人家的幻象。但是，如果我将错就错地继续接受着我所不应得消受的你的那些温柔的回忆，恐怕也是不应该的。（他以踌躇满志的静默仰身往椅背上一靠）

她　多么可叹！原来我说的那个军人就是你！

他　是的——橙黄色的领头和袖边，金的徽章。在普拉思上车，在亚格拉姆下车。

她　抱歉得很。象我那么样的回忆我那个军人，本来是很有趣味的事情。可是现在你却毁灭了他。

他　我也抱歉得很。

〔此时火车已在开进阜姆的市郊。从车窗中可以望见那宽大的港湾〕

她　这真是一件使人极端失望的事情。但是我们女人也该是司空见惯的了。经验使我们知道，一个男人是，只有在我们把我们想像中的美德赋予他之后，才成其为可爱的。我们给他涂上了美丽的颜色，然后我们才和我们的手制品恋爱起来。但是幻灭的历程也常常使得我们感觉到苦痛。你今天告诉我的那些话确是使人听了害怕的。这里只有一个可以自慰的理由——

他　那是——？

她（镇静地）我的故事没有一句是真的。

他　你怎么说？

她　没有一句是真的。整个故事都是我杜撰出来的。后天，我就可以在亚巴雀碰到我的丈夫了。你如果也在那儿，你就可以从他那儿知道，我以前从来没有从阜姆到布达佩斯旅行

过。

他唔……什么——

她今天，我是生平第一次到阜姆。所以，我所讲的中尉的故事，整个都是一个谎。这就可以教训你，在企图毁灭人家的幻象以前，应该小心点儿。

他哼！但我确是很小心的。你以为你已经在一个谎话里逮住了我，可是，运气得很，你还是没有逮到我。

他　这张是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直拿在手里的。〔他把那张始终握在手里的蓝色纸片展露出来〕

她　跟这张纸有什么关系？

他　这张纸可以证明我从头就知道你并没有讲真话。昨天，我在布达佩斯动身之前，我安排好了我的一切事情，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付了我的兵役税。这就是一个收条。

她唔，这有什么作用？

他　这是写了我的名字的一张兵役税十五个克洛宁的收条。它就证明我从来没有当过兵，从来没有做过中尉，也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橙黄色领袖的或其他样式的军装。

她　那么你谎了我吗？

他（高兴地）是的，一点也不错，我在开始说

谎之前就把这张纸拿在手里，预备在需要的时候用以证明我并不是单为了使我自己有兴趣而说这个谎话，而是专为了逼得你自己承认你所讲的一切关于那个中尉的故事都是假的。你看，这不是我胜利了吗？

她　这张纸就可以绝对的证明你从来没有当过兵吗？

他（胜利地）绝对的。

她　幸而我把什么东西都带在身边。对不起，你给我把我那提包递给我，好不好？就在那上边。

他（把提包递给她）……是不是这个？

她　是的。

〔打开提包，取出一本很厚的书，给他看一看

她　这本书名叫什么？

他（读着那书名）“我的日记。”

她　我永远带着我的日记本，免得它落到不友好的人的手里去。（翻检书页）一千八百九十六年……这里是了……请看一看这一页上记着些什么？在这里，你可以找到那中尉的故事详细地记录着，跟我刚才所讲的一样。

他（看着她）这样说来，当真有这件事吗？

她　这就是证据。

他（看了几段）真是。现在你逮住我了，是不

是？但是为什么你刚才又否认它呢？

她　要不否认，我又怎么能使你承认你实在并不就是那个中尉呢？

他　不错。

她　现在，你知道我的幻象并没有受到损害。但是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件事情？你怎么会猜中那橙黄色领袖的呢？你在我的日记里已经看见了，我说的那个中尉的确是穿的那套橙黄色领袖的军装。

他　我刚巧知道在十年前有一个穿着那种制服的联队驻扎在阜姆。

她　多么简单！谢谢你。

〔火车已经开进车站，而且已经停了〕

他（起身离座）唔，再见。

她　让我给你一个临别赠言好不好？千万不要跟一个女人的幻象恶作剧。她会拚命地给她的幻象防御的。她明知道她的那些幻象只是一些美丽的谎话；然而她会不惜说出几千个丑恶的谎话来保护这一个美丽的。是的，她就生活于这些谎话里，而以许多谎话来保卫她自己。诗人说："Tout est Mensonge"（一切都是谎）而他这句话本身也是一个谎。再见，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旅行，没有你，一定会得很沉闷的。

〔她爽朗地对他点着头，忙着检她的行李了。

他掀一掀帽子走了出去〕

13 神圣而高尚的艺术

布景是在那男爵夫人家里的大客厅旁边的一个小房间。时间是傍晚，正在举行一个宴会。音乐及许多人声都从那大客厅里传过来。男爵夫人与画家出现在通到这小房间里来的门廊下。她并不很年轻，但却相当美丽，生着古铜色的头发和一副非常苗条的身段，那画家还很年轻，新修了脸，很温雅而漂亮。

画家　请罢，男爵夫人？

男爵夫人（微微一笑，表示羞怯）怎么哪？

画家　请进去？这里没有人。

男爵夫人怎么，亲爱的毕诺西先生！

画家请呀，我要和你单独在一起。

男爵夫人　你在想些什么呀？几曾有过挽着女主人的臂膀拉她进一个没有人的空房的事情哪？

画家　是我拉你来的吗？真对不起了——不过你头

发上那种迷人的香味——

男爵夫人　那是发脂呀。

画家　那么就说你头发上的那种发脂的香味！

男爵夫人　你不是存心把我拉到这里来说一些鬼话的吗？

画家啊，男爵夫人！（他扮戏似的扭着她的手）

男爵夫人　为什么你只管扭着手呀？

画家　因为我是在恋爱了。（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男爵夫人　在恋爱了？跟谁？

画家　跟你。

男爵夫人　这简直荒唐了！谁给你权利对我说这种话的？（昂起了头她走向房门口）

画家（后悔似地垂下了他的头）我非说出来不可，男爵夫人。我非说出来不可，纵然我会因此而死。现在你去告诉你的丈夫罢。让他来刺杀我，枪毙我——可是我也得告诉他——我恋爱你——我崇拜你！

男爵夫人（用一种很温和的责备口气）毕诺西——哎！

画家　几个月来我就想说给你听了，今天晚上我实在不能再忍耐下去了。你那熟透了的红红的嘴唇，你那不可思议的眼睛，你那雪白光净的肩膀——男爵夫人呀——我发痴了！（他跪倒在

她脚边，抓住了她的手，热烈地狂吻着）

男爵夫人　别这样，毕诺西，别这样！我是个规矩女人。我是忠实于我丈夫的。对不起——你这野心的嘴唇，你这饥荒的眼睛——使我心慌意乱了。去罢，毕诺西，去罢！我们永远不要再见面罢。

画家（责备似地）你打发我去吗？

男爵夫人（温柔地）是的，亲爱的，亲爱的孩子，还是这样好。对你，对我，都比较好些。因为，即使在我心底里，对你的爱情已经象一朵小蓝花似的萌芽起来——我也应该把它赶快压碎了——毫无顾惜地。你了解不，毕诺西？

画家（失望似地）你打发我走吗？

男爵夫人　别这样说，否则你会使我哭起来了。瞧，我在哭了。（她用一方小小的桃色手帕拭着眼）这个——这是有我的眼泪的手帕。你拿去罢。算是我的一片深情的纪念品罢。

画家（将手帕放在唇边）我要永远地保留着它——这是我的第一生命。

男爵夫人　现在我们拉拉手罢。啊……不能，请别这样，你不应该！赶快放手，毕诺西！有人来了。

画家　那么如果我能够给你画一张像。啊，我会给你画一张多么出色的像啊！我所有的恋爱，所

有的热情，所有的崇拜，我将全都表现在这张画里。我会把你画出一张我从来没有画得那么好的肖像……我的杰作……当我画完你的肖像，我就毁了我的画板和画笔，从此不再作画了……你肯不肯让我给你画一个肖像！

男爵夫人　这个想头多有意思！

画家　让我给你画一个罢。到我画室里来，让我画一个像……光着身子象夏娃在伊甸园里一样。

男爵夫人毕诺西！

画家　不错，不错……裸着体……美丽地裸着体。这将是一个神圣的秘密。

男爵夫人　你发痴了吗，毕诺西？

画家　是的，是的——发痴了！

男爵夫人　我们可并不是活在中古时代。你这个意见简直是在侮辱我，毕诺西。别这样侮辱我，好不好？不要摧毁了我对你的憧憬。我要保留着一些很甜蜜很纯洁的对于你的记忆。

画家　那么我给你画一个半裸体的肖像罢——只留一幅白色的帐幔从你的一个美丽的肩膀上挂下来。

男爵夫人（坚决地）不成！

画家哦，那么，画一个穿着晚礼服的肖像罢。正如你现在这个样子，让金黄色的灯光照着你这雪白的项颈和肩膀。啊，在那冷静的画布上的

你那娇艳的肖像里，我将画出了我的伤心。你必须答应我，让我给你画一个像。你必须答应才好！这是你对于我这个艺术家所欠下的债务。

男爵夫人　这真的会使你得到愉快吗？

画家（热情地）在这个世界上，我所要求的就只有这一件事。

男爵夫人　那我不能拒绝你了。你就给我画一幅这样打扮的肖像吧。我将从那模特儿座台上对你微笑着，一个贞洁的妻子的愁怨而忧郁的微笑。你将使我的微笑成为万古不朽的表情。让我吻一吻你的额角——算是一个契约吧。

画家啊，我真要快活死了！啊，这贞洁的姊姊一般的吻啊！低一点，低一点——吻低一点，这里。这个亲吻的滋味永远不会消失掉了。

男爵夫人　走吧，现在你走吧！你叫我的心碎了。

画家（得意失神似地）你真的肯让我画一个像吗？

男爵夫人　是的，我答应了。

画家　你真好……真了不起的好！我的心里高兴极了。……不错，一切……一切都由我来买……那画布……一切的东西—

男爵夫人嗯？哦！不错，我可不许你。那画布——

画家哦！这个哪儿能叫你提起？一切东西都由我来。连那画框子！连那油彩！（责备似地摇着头）请你别提起这话。你瞧不起我了。

男爵夫人　但是，我的亲爱的毕诺西。

画家　即使这是从我那可怜的生病的母亲嘴里取回药品来，我也得自己来办那画布，那油彩和画框。

男爵夫人　但是——

画家　还有，我自己的工夫，也是！就算你不是个百万财主而是个万万财主，我也不让你付我工作的代价。不——不——我宁可挨饿，宁可让我的母亲也挨饿，宁可让她因为没有钱请医生买药而死掉，我决不肯要你那千把块钱的酬劳的。我愿意这是为我自己而做的工作。为了你的缘故而挨饿受苦，是一件愉快的事。（他回身躲藏他的眼泪）

男爵夫人　可是你说你爱我的。

画家　去问问月亮看，她会不会升起来。去问问花看，她会不会开。

男爵夫人　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就应该让我来完全负担这一切庸俗东西。别再谈起这个了。一句话也别再多说，你想我怎么能接受你这样的牺牲呢？

画家　那么至少你应该答应我，你不再坚持着要付

我工作的钱。那真是太瞧不起人了。画这幅像只要花十天就够了。十天的工作！献给恋爱也算够小了！即使我在这十天之内天天挨饿，我也要牺牲一下的。

男爵夫人　我决不能答应这样的事情。如果你再要这样坚持下去，你就永远见不到我了，一千块钱买材料，还有一千块钱算你的酬劳。那不算是真正的付你的工价。人们可以用钱来买艺术品吗？

画家　但是——

男爵夫人　当然不能。好吧，就这样决定了，你这可爱的痴孩子。

画家　你这是瞧不起我了。（但是同意地吻着她的手）

男爵夫人（真情冲动了）你真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天真的小艺术家呀！

画家　我恋爱你。

男爵夫人　小心！我丈夫——（男爵出现在门廊下了）

画家　那么，明天。

男爵夫人　明天。

画家　我在十点钟等你。（他走出那房间）

男爵夫人（自言自语）可爱的天真的孩子！

画家（走向那正在供应香槟和三明治的餐柜，自

言自语）两千块！不坏！如果她肯答应画一张裸体的，我一定可以弄到她四千块。

14　马　车

这一场对话里的人物是一个妇人与一个男人。作者用“妇人”这个名词，以代替“女人”或“女士”，其目的乃在指示她的年龄。因为在一个女人的一生中，有五六年的时间可以很适当地被称之为“妇人”。而男人则不然，凡成年人皆一律可称之为“男人”也。

妇　该有一百年没看见你了。

男　我比你更觉得遗憾。

妇　我不知道对于这会儿重又碰到，到底应该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因为现在，我们除了那些好久以前的事情之外，还有什么可谈的？那些事情都已经是很古老很模糊，也许你已经统统都忘记掉了。

男　你开头说自从我们上一次见面以来，已经有一百年了，现在你又提到很古老的那些回忆，你

说得好象我们两个都至少有六十岁的样子了。我觉得这里头很有意味。

妇　什么意味？

男　当一个女人开始对我谈起“好久以前的事情”来的时候，我准知道她一定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了。提到时间的过去，差不多可以说是一种最好的藉口，追溯旧事的最妥当的起点。

妇　这是你的聪明了。

男　什么是？

妇　你猜到了我有话要对你说了。但是当一个男人敢于这样地猜测，通常总自己也明白他本人一定在那个女人所要告诉他的故事里占一个脚色。

男　那么我是不是要在你的故事里占一个脚色呢？

妇　一个很重要的脚色。

〔他竭力在回想着一切往事，所以大家默静了一会儿〕

男　我想不出来，你指的是哪一件事情。

妇　我来告诉你，可是我得先要求你小心些。

男　可是……当然！

妇　我并不是指那个故事。那故事可以随便你到什么地方去讲给别人听。我只要求保证决不告诉人家这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男　（把手伸给她，订了一个沉默的誓约）

妇　这是十年以前的事情了。也在这里，布达佩斯。时候是在十月里。

男　我可不记得有什么特别事情。

妇　有一天晚上，我们都去参加一个宴会。那时候你的头发是栗子般的棕色的。我的头发还没有现在那样的金黄。酒席是摆 在花园里露天吃的。我的丈夫因为有事情，已经到柏林去了两个礼拜,所以我是单独去参加那个宴会的。大约在一点钟光景，当大家谈到有一点累了的时候，我就起来跟女主人告辞了。那时你站在我的身边，热情地紧对着我看。

男　有的……这我还记得。

妇　你已经恼了我整个晚上了。在三个礼拜之前，你已经表示出了许多一点也不会教人看错的恋爱我的征象。那并不是说你曾说了些什么。而是从你对我的眼色，和你的行动上看出来了的！你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了下去；一会儿就跑了出去，一会儿又偷偷的溜进来了。总之，你的行动很象一个讨人厌的，受了迷惑的小孩子。

男（温和地大笑起来）真是这样吗？

妇　当我正在对女主人说，“亲爱的戴丽思，我该回家了”的时候，你忽然不见了。当我从门廊里走出到街上的时候，忽然，你站在那儿了。

男　不错。

妇　你问我许不许你送我回去。

男　不错。

妇　我心里算着你的性急，还对你说你的要求是太轻率了，然而我还是答应你的。那是为了两个理由。一则因为你对于这件事是那么老实和甜蜜，我不信在你的要求中会有什么别的用意。

男　噢！

妇　还有，二则，因为……因为我自己也几乎有点恋爱你了。

〔于是彼此都缄默了好久〕

男　当真？

妇　当真。是的。

男　你那时爱了我？

妇　并不。我说是几乎要爱了。我那时是处于一个需要等你来解决其他一切的地位。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你知道，可以相处到某一个相当长久的时期，而在女的方面始终一点也没有感到什么兴趣，但是，她会得忽然的注意他起来，不动声色地静候着他的下一个动作。

男　你对我的感觉是不是也这样呢？

妇　就是那样。

男　你从来没有告诉我。

妇　当然不。一个女人决不会说出来的。

男　那是我简直做了一个蠢驴子！

妇（微喟）现在也不必提起了。还是把这故事讲下去——当你提出送我回去的话的时候，我竟吃惊得好久不知该怎样回答你。后来，决定把我自己交托给一个没忌惮的冲动。我就说：“好的。”你就热心地嚷着：“我去雇一部马车来！”这就是你第一个错误。

男　错在哪里？

妇你急急忙忙地去雇马车，把我一个人摔在那儿足足有两分钟。你千万不该给一个女人以反省和考虑的时间，如果你能从这时间中获得胜利，我就得更看重你一些了。后来那马车居然来了。

男一部很蹩脚的单马亨斯美。（注）

妇　一点也没记错。我就喜欢你自己还记得那部马车的样式。因为一切的问题都由于这部马车。这是一部老爷马车，不是一部沿街兜生意的漂亮马车。这是用一匹马拖的，不是两匹。

男　那时我只就雇到这么一部啊。

妇　你无论如何应该雇到别的车。以后怎么样？

男　我们坐了进去呀。

注：英国人J.A.Hansom所创制的一种二轮轻马车，民国初年苏沪一带亦流行之。译名亨斯美。

妇　一点不错。足足坐了二十五分钟才到我家里。你知道不知道一部亨斯美与一部四轮轿车的分别？

男　哦—— 不很明白 ——不。

妇第一，一部亨斯美的车窗象鬼一般的震响着，如果同坐的人在说话，它叫你一个字都听不清楚。第二，在十月里坐一部亨斯美马车是很冷很不客气的，而一部四轮轿车呢，轮子和窗子都不会震响的。轮子是橡皮胎的，窗子边上都垫了毡。坐在一部四轮轿车里，使你觉得挺舒服，挺安逸，而你的心境也会使你的谈话稍稍的放纵一点。例如，你可以说一些很平常的话，但是给予它们一种含有微妙的意义的声调。当我们坐在那东倒西歪的亨斯美里头的时候，你第一句对我说的是什么？“怎么样，累了吧”你说。这是一句非常漂亮的话。我想回答你“哦，还好。”可是那车窗震响着，车轮也辗轧着，整个车子都是吱吱格格的，于是我的回话就颤抖起来“哦 ——还——好！”如果我坐在一部柔和而安静的四轮轿车里，就大不相同了。因为那时我可以低下了眼睛，把我的“哦，还好”用一种很温柔的，充满了羞涩和微妙的意义的声调说出来，使你有勇气继续下去。只要我稍稍改变一点声调，我就可以通知

你，我跟你这样的在一起是多么高兴，然而又为了我的轻易答应你送我回去，心里又觉得多么害怕，以及其他等等。但是，事实上竟糟了，我不得不毫无礼貌的叫了出来，于是你吃了一惊，就闭嘴不说下去了。差不多有五分钟，我们大家都一声不响的在车里颠簸着。可是，如果在一部安静而舒服的四轮轿车里，这样的静默倒也有它的用处了。过了一会儿，你一定会问我，“你为什么这样沉默啊？”于是，也许我会哭起来。

男 啊！

妇 可是谁注意一部亨斯美马车里的静默呢？在这些吱吱格格的声音里，当然是谁都不想说话了。或者，从另一方面说，在这样一部马车里，谁也不会觉到静默的。所以，即使大家都沉默起来，也无济于事。总而言之，一坐进这种吱吱格格的老式的亨斯美马车，就什么都没有办法了。即使是一个已经在恋爱的女人，你也不能希望她喜欢这种马车；而对于一个仅仅是几乎要恋爱起来的女人，她的表示允意的方法必须限制于几声轻轻的叹息和一些脉脉含情的语调，那是更不会喜欢的了。

男 不错。我简直做了一个多么笨的笨驴！笨透了！

妇 我们到了我家里。我们正正经经的说了再见，这

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你,直到今天。我并不因为你避不见我而怪你。我确是一点也没有鼓励你,但是,你也该知道,我要是有一点鼓励你的表示,我就完全下流了。我现在所要知道的是,如果你在那天晚上雇到了一部四轮轿车的话——

男 啊!

妇 你想这不是很奇怪吗,最可爱的事情每每会被一件小小的事情所促成或破坏?别这样的烦闷了。无论你在可怜你自己,或者可怜我,都已经太迟了。现在,为了责罚你从前的过错,我要你把我送回家到我丈夫那儿去。

男要不要我去雇一部马车呢?

妇去呀!天在下雨了。

男 这回—— 这回去雇一部亨斯美,对于我该是合适的了。

妇不,不。无论如何雇一部街车来。你以为我这样一说之后,世界上的舒服的四轮轿车就没有好处的了。我看你仿佛永远不会适合环境的。我来教你一条安全的规则罢:无论在什么时候,如果一个男人要送一个女人回去,他应该把他所能找到的许多马都驾在车上。现在赶快去罢。我在这里等你。〔那男人挪步去雇车了,想着从前的愚蠢,脸上显出了一丝苦笑。天空中,几点灰色的秋雨在降下来了。〕

15 一个街名与门牌

在多瑙河边的散步场上，很舒服地斜靠在两只铁椅上的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他是五十岁。她比较的老得多——四十五岁了。时间是午刻。四月里的耀眼的阳光给树顶镶上了一条金边。

他　后来怎么呢？

她　后来我发现一个贤惠妻子的顺从和忠实也有其缺点的。甚至家庭幸福也反而会被它们所破坏掉。

他　真的？

她　我注意到我丈夫已经享够了他的家庭幸福。我们家里的那种平静，那种十足的融洽，以及那毫无波浪的呆板的日常生活，已经使他开始觉得腻了。他每一个愿望都给他办到。在餐桌上，总有他喜欢吃的菜。如果他要出去，我就

陪他出去。如果他耽在家里，我也耽在家里。即使他原先决定了出去——譬如说，戏票已经买好了——而他那天晚上回来之后就叫头痛，我就乖乖的脱下了夜礼服，披上一件睡衣，在家里给他预备过一个头痛的晚上。你知道怎么叫做头痛的晚上？那是——冷绷布，冷晚饭，寂静，早早上床。

他　总而言之，他享了结婚的幸福。

她　结婚的幸福并不适合于我的丈夫。他渐渐地讨厌起这种幸福了，也同时讨厌起我了。至少可以说，他不大关心我了。当我觉得了这情形之后，我就去买了些最漂亮的夜礼服，最美丽的小衫。他也甚至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些。于是我就试试看，穿了些破旧的衣裳。有好久一段时期，我在他面前只穿了一件又旧又脏的小衫。我以为这总该引起他的注意了吧。谁知他还是那么样的漠不关心……你瞧，原来他已经觉得我过分的柔顺了；因此，我已经把他赶到别的方面去寻找刺激了。他并没有到女人堆里去找他的刺激——这是我应该替他说明白的。他到交易所里去做投机。他参加政治。一切都为了寻找刺激。他成为一个国会议员候选人，就在这个时候。

他　我记得。那时你做了些什么？

她　我就决定给他刺激。我记得好奇心是他的一种主要的性格。所以，有一天，我就在那本记日用账的小册子封面背后，用铅笔写了一个街名和一个门牌号码：“勃莱浮街十七号。”

他　勃莱浮街十七号？

她　是的。过不了几天，正如我所期望着的，他捡起了那个小册子，由于十分的无聊，他翻开了这本日用账簿。也看到了那几个字，但是他没有说什么。两三天以后，我看见那本账簿又在他手里了。他沉思地研究着那个地址，“勃莱浮街十七号。”我在隔壁一间屋子里偷瞧着他。

他　他的好奇心被引起了吗？

她　我计划着要使它更浓厚一点，就在那天晚上，我又把这个地址“勃莱浮街十七号”写在一小片的白纸上，放在一个我有时挂在身上的小金盒子里。

他　但这勃莱浮街十七号到底是什么呢？

她　毫无关系。只是一个我假造出来的地址罢了。我也许可以写做伏尔答街或是裴奴哀街或是其他随便什么街名的。这一点没有什么道理。只是我碰巧想起了这个勃莱浮街罢了……唔，正如我所计划的，我的丈夫居然在那个小金盒子里找到了那个地址。从这一天起，他就完全变

了一个人。

他　这是什么意思？

她　他对于我的兴趣忽然复活了，我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行动都使他捷敏地感到了兴趣。当我出门的时候，他要问我到什么地方去。当我回家来的时候，他也得问我在什么地方。我假装得认为他的好奇心是十分自然的。这使我很高兴，因为我觉得他的思想从此又专注在我的身上了。他又格外勤奋地刮他的胡子，还特别小心地注意他的领结，很早的就从公事房里回来了，对于餐桌上每一个他所喜欢的菜都表示感谢了，并且对于我的新礼服和睡衣也注意到而且加以夸赞了。

他　这一切都由于一个街名和一个门牌号码——我说，我们男人都是容易对付的，是不是？

她　那也不尽然。有一天，他回来得比平时迟了些。虽然他微笑着，又自个儿哼着，假装做挺高兴的样子，可是一望而知他刚才从勃莱浮街十七号来，而且他还在这座黄颜色的小房子前面站了一会儿，含着一股妒意察看了每一个窗子。

他噢，那房子是黄颜色的，是吗？

她　是的，可是你对于这一点不用这样讽刺似的。我把那房子的颜色告诉你，并不是无意中泄漏

出来的，……好，从此以后，我就有了一个十足的丈夫。我知道他一定是每天都到一次勃莱浮街的，但是他尤其关心着我，买给我许多礼物，又迎合我每一个意思。我真是很幸福。有时我还使他对于从前对待我的态度付出了很高的代价。现在是轮到我嚷头痛的时候了。

他　好极！

她唔，还不错。直到今天，一想到我怎样仅仅用了一个地址，就把一个厌腻了我的，漠不关心的丈夫变了一个崇拜我的，热情的情人，我还觉得很得意……可是，底下就到了一个故事的最蠢的部分了……我几乎把一切都弄糟了。

他　怎么呢？

她你，你这自以为能了解女人的，实在还一点没想得到这一件事情所给我的那个大诱惑呢。

他　诱惑？我真的想不到。

她　那很简单。我这个计策使我在得意之后，反而觉得对于这一切其实都是假装的，有点不很满意了。一个女人如果自己知道是一个规矩的女人，这固然是着实足以自慰的；但是如果你自己知道是一个不规矩的女人，这却使你感到自己有一种特殊的魔力。你就会随时在想：“假如这是一件真有的事呢？多么惊心动魄！多么有趣！”……你知道我怎么了？我感到一种不

可抵抗的欲望，想去看一看我丈夫每天在那里守候的勃莱浮街上那座房子。我也知道，如果有一次让他在那条街上看见我，这是多么危险的事，但是那特别刺激着我到那里去的，却正是这个危险性。

他　那么你到底去了没有？

她　去了。我罩上了一个很厚的面幕，坐在一个马车里。那是一条又狭又脏的小街。当我们行驶过十七号门牌的时候，我从车窗里窥看了一下。我的心立刻就停止跳动了。紧对着那座房子，我看见我丈夫刚巧站在那里——守候着。这就是我怎么会知道那房子是黄颜色的来历。后来我绝没有再看见那房子。我绝不想再到那里去。因为当我看见我丈夫站在那儿的一霎间，我经验到了一个规矩女人所不大会感觉到的情绪……那就是一个被丈夫当场捉奸的女人的恐怖的，然而是很刺激的感情。

他　这却说得极有趣味。……不过我以为你应该替你的假造出来的情人找一个漂亮些的住址，勃莱浮街是那么一条——

她　这是碰巧，我那时一想就想到了这么一条街。况且……况且……这条街又好在跟……跟那……离开得很远。

他　跟什么？

她　跟你那时住的伊丽莎白街。

〔他点点头。他们坐在那儿各自静静的回忆了好久〕

16 雏　鸟

在一个避暑地。已经过了午夜。一个青年人轻轻地叩击着一所别墅底层的窗子。没有回音。他再叩击。

一个声音　谁呀？

青年　茹尔。

声音　哪个茹尔？

青年　茹尔·胡特戈。开窗，阿尔弗莱。

〔窗子开了。出现了一个穿睡衣的青年，也不过十七岁光景〕

阿尔弗莱　你来干什么？

茹尔　我给家里赶出来了。

阿尔弗莱　什么？给家里赶出来？

茹尔　要是你不收留我，我只好自杀了

〔阿尔弗莱站开一些,让茹尔从窗口爬进去〕

阿尔弗莱　别做声。要是我爸爸看到你这个样子进

来，他会打死我。

〔他们在黑暗里坐了一会,不出一声〕

阿尔弗莱　他们为什么赶出你？谁赶你出来？

茹尔　我爸爸。

阿尔弗莱　为了什么？

茹尔（有点得意的神气）牵涉到一个女人。

阿尔弗莱（引起了注意）啊！

〔他走近到茹尔面前,盯着他〕

茹尔　你认识海特维·巴尔娜吗？

阿尔弗莱　认识。她现在是史特莱纳太太了。

茹尔　你知道我曾经恋爱过她吗？

阿尔弗莱　不知道；我一点也不知道。

茹尔　好吧，现在你知道了。

阿尔弗莱唔，现在我才知道。

茹尔　几年来她常常到我们家来。她是我姊姊的一个好朋友。因为她年纪比我大得多，所以她从来不注意我。她把我当作小孩子看待。甚至看也不看我一眼。那时我才十三岁。就是说，三年以前。她的丈夫年纪比她大得多。她讨厌她的丈夫。

阿尔弗莱　你怎么知道？

茹尔　我可以告诉你……她结了婚之后，还是常常来看我姊姊，于是我就爱上她了。她是个姑娘的时候，我对她一点也不感兴趣；但是，她作

为一个结过婚的女人，我就爱上她了。但这是一件没有希望的事情……一个只有十六岁的人……和一个这样的女人……她可能会看出我的心事来吗？……这是绝对没有希望的事……啊，只要你能够体会我的感情就好了。阿尔弗莱！那真是古怪！它弄得你不想吃饭，不想睡觉，不想准备考试……这几天，除了海特维之外，什么都引不起我的兴趣。我老是看着她，听她讲话，嗅着她的气味。我上床以前最后想的是她，早晨第一件想的也是她。我简直是为她害相思病了。

〔静默了一会儿〕

阿尔弗莱唔，你说，发生了什么事？

茹尔　昨天，她又来了，看也没有看我一眼。她绝不注意到我的爱情……我也不能上前去对她说："太太，我爱你！"那她只会笑我，或者打我一个巴掌。我简直没有一点办法——除非自杀……昨天她来了之后，我马上就知道她有什么困难的事了。她一到就把我姊姊拉在一边窃窃私语。后来我妈妈走进屋里来，她们就避到花园里去。到傍晚，她们才回进屋子。她一直耽到夜晚，于是她对我妈妈说，她害怕独自一个人回到布达佩斯去，她要打一个电话给她丈夫，可不可以在我们家里过夜。她已经打过

电话了，她丈夫同意她在这儿宿一晚。于是他们给她在我姊姊房里搭起一个帆布床。

阿尔弗莱唔，后来呢？

茹尔我姊姊的房间就在我的房间隔壁。

阿尔弗莱唔？

茹尔　她们去睡了。我也回到我房间里。两个房间有一扇门通着的。我就在门缝里听她们讲话。

〔他停了一停〕

阿尔弗莱　讲下去。

茹尔　好像是海特维需要一笔钱。她偷用了她丈夫的六百块钱，现在她必须归还，要不就会被她丈夫发觉。整个下午，她和我姊姊一直在想办法到什么地方去借这笔钱。现在，在夜晚，她们还在讲这件事。海特维很苦痛地哭着，使我的心都要碎了。她说，她感到非常绝望，早晨曾经试过上吊自尽，可是绳子断了。你知道，自从结婚以后，她发胖了，身子重得多了。你在她身边的时候，可以闻到她身上一股非常奇妙的香气。一定是由于她用了香粉。使你的血都冲上脑袋。她的胳膊现在也又肥又圆，好像没有骨头似的。她的喉咙也两样了。看着她穿了睡衣的那个样子，我禁不住要哭出来，我爱透了她。只要你能够了解，阿尔弗莱，我的朋友，只要你了解——

阿尔弗莱　别哭。

茹尔　我没哭。

阿尔弗莱　讲下去。后来怎么样？

茹尔　她要借六百块钱是办不到的。我姊姊只有六角钱。海特维自己根本没有钱。她又不敢向她父母去要。我姊姊给她想的每一个办法，她总是回说：“不行，这是不可能的！”到明天早晨，她必须归还这笔钱，要不然，她丈夫就会发觉了。

阿尔弗莱　就算他发觉了，又怎么样呢？他总不会把她抓起来。

茹尔　你真不懂事。

阿尔弗莱　为什么？

茹尔　你不了解这种事情。海特维能走的最后一条路就是只好让她丈夫发觉。

阿尔弗莱　那么，她把这笔钱做什么用了？

茹尔这，我不能告诉你。

阿尔弗莱　你不能告诉我？

茹尔　不能。

阿尔弗莱　你知道她怎么用了的？

茹尔　我知道。我听到她对我姊姊讲的。我只能告诉你：她把这笔钱给了某一个人。你可不用再问下去。就使你用烧红的钳子拔出我的舌头，我也不会再多说一句了。

阿尔弗莱　好吧。

茹尔　你可以想象得到，我在门缝里听了这一切，感觉怎么样。我从头到脚都发抖了。那边，她躺着，在无法解救的困难中，这个女人，这个我所爱恋的唯一的女人。

阿尔弗莱　你可别哭呀。

茹尔　我没哭。

阿尔弗莱好，那么讲下去，以后怎么样？

茹尔　她躺在那里，哭得怪伤心的。我还能再踌躇不决吗？我溜进爸爸的书房里，找到了钥匙，开了他的写字台抽斗，数出了六百块钱，锁上抽斗，溜回到我的房里。海特维要在今天早晨六点钟起来，去赶开往布达佩斯的第一班火车。我在六点半就到花园里去等着她。“海特维，”我说，“这儿有六百块钱。我一切都知道了。我们不用讲这件事了。”

阿尔弗莱　她怎么说？

茹尔　她瞅着我。

阿尔弗莱　怎么样？

茹尔　她吃惊了。她就问我这些钱哪儿来的。“你别管，”我说，“你拿去就是；这是我积下来的钱。你随便什么时候还我就是。”于是她哭了，把胳膊搂着我。花园里所有的花都没有她那样香得既新鲜又甜蜜。……她搂住我，吻着

我的额角。于是她问我："亲爱的，我怎么样谢你呢？"她叫我"亲爱的"。我就说："亲我一个嘴！"她很古怪地瞧着我——于是她亲了我一个嘴。

〔静默了一会〕

阿尔弗莱哦，哦！

茹尔　于是她转身走了。只说了一声"Adieu！"（注）那真是很美啊！

阿尔弗莱　你爸爸发觉少了钱没有？

茹尔　直到下午才发觉。他在满屋子里吵吵闹闹，我终于告诉他，钱是我偷的。从下午四点钟到晚上十点，他把我关在书房里，要我说出来，偷钱去作什么用。可是我绝口不说。到十点钟，他就把我赶出家门。从十点到十二点，我都在街上转，想决定该怎么办。我想炸出我的脑子来，可是我没有一管手枪。那边又没有一条河可以让我投水。上吊，可是太怕人了。于是我就到这儿来。

阿尔弗莱　你姊姊怎么说？

茹尔　他们赶出我的时候，她吻了我。好啦，我就到这里来了。要是你爸爸知道我是爬窗口进来的，他会打死我。

阿尔弗莱不。也许会打死我。

（注）法语：再见。

茹尔是，这也可能。

〔静默了好久〕

阿尔弗莱哦，现在你打算怎么样？

茹尔　我不知道。

阿尔弗莱　你别哭呀！

茹尔　我没哭。

〔又是沉寂。为自伤自怜所克服，茹尔投身在床脚边，把脸埋在床上，以闷住他的哽咽。随即他就睡熟了，眼睛还给泪水沾湿着。但阿尔弗莱却睡不熟，他身子缩做一团坐在床头，睁大着眼睛，看着他的睡熟了的朋友，一直自宽自解地说，但是并没有信心，到了天亮，也许这件糟糕的事自会解决的〕

17　天国的与凡间的爱

两个男人在大路中间散步。这里是城外，所以很静。一片轻轻的雾正在幕上草和树顶，但是他们可以望见遥远的城市里一排一排的街灯，在渐渐黑暗下去的天边显出了点点的黄色。还可以听到隐约的车声好象一个帷幕重重的房间里的脚步声。

胖子（经过了考虑似的，武断地，并且用了一种大智大慧的神气说）一个女人的恋爱，要不是精神的，就是肉欲的。没有一个女人能够兼有这两种性格。铁谛安的见解真不错。

瘦子　铁谛安怎么说？

胖子　他画了一幅很美丽的画，叫做“天国的与凡间的爱”。那画上是两个女人。一个是纯洁的，贞静的精神的代表，另外一个就完全是肉欲的东西了。现在实生活里果然是如此。

〔他这样确定了这个问题之后,就踌躇满志地喷了一口雪茄烟〕

瘦子　你以为如此吗？

胖子　我知道是这样的。譬如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的祖上都是乡下人。所以我是挑选肉欲的女人的。不错，我也知道精神恋爱的美。抽象的地观察起来，两个灵魂的接触，确是有点诗意的。但是，当我的嘴唇一碰上了一个女人的暖和而热烈的嘴的时候，这一切荒谬观念就立刻都从我的头脑里跳了出去。我就不用脑筋去想了；我只是在感觉。

瘦子　那是女人教你这样子的。

胖子　这话什么意思？

瘦子　一个男人的观念都是女人造成的。我敢说——你别害怕，我不会追问你的——你的情人一定是个很肉感的，所以你只想到了她的肉体。至于我所恋爱的那个女人——你也别害怕，我不会不知检点地胡说的——她可刚巧相反。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也许因为她是个瘦子。但是她却教得我相信唯有灵魂的融合，以及求得真正的精神友谊的能力，才能证实别的那些男女关系是罪恶的。

胖子　那是说与瘦女人的关系。

〔他喷了一个烟圈。非常得意于他这回又解决

了一个问题，这回是根据于生理学的〕

瘦子　她的爱情是温柔而羞答答的。我们的拥抱是一种与我们的爱情不相干的事情，我们的接吻是一个渺渺茫茫的梦幻一般的插曲。你也许会觉得好笑，但是当我们分别的时候—— 即使是在我们的最热情的那些下午—— 我们也象一双兄妹似的分别了——一点没有什么烦恼，纯洁而又严肃。

胖子　女人真是多么不同！当我跟她分别的时候，我简直就象一个雄的原始动物给雌的咬得一身的伤疤。而她呢，也象一个雌的原始动物，在一阵又爱你，又妒你，又恨你的混乱情感中，吻得我满嘴唇都是血淋淋的。她的爱情是一股燃烧着的饥渴，永远也没有法子熄灭的。

〔他又喷了一口烟〕

瘦子　如果我把我那个女人说得这样子，她一定不会饶我的。

胖子　可是我那个女人听到了你的恋爱观念也一定会大笑起来。当初我追求她的时候，我也试过花一些精神的本钱——你知道，一个男人在开头追求女人的时候，都想着这条路的——可是她一点也不要。亲嘴，再亲嘴，拥抱和发疯！要热烈，要永远也不觉得满足！这是她所要的。

瘦子　奇怪！

胖子没有什么奇怪。

瘦子　我想我们两个大概站在恋爱的两极端。你站在肉欲这边，我在精神这边。你的是一个胖胖的红红的女人，我的是一个瘦瘦的白白的女人。

胖子　我不能说她是胖胖的。

瘦子　我的那个也并不真瘦。

胖子　我的那个也不肥也不瘦；她不过给人家以一个胖的印象而已。

瘦子　我的那个也不过是中中的身段，不过她给人家以一个瘦瘦的印象。而且我也不能说她是白白的。不如说是带一点惨白的红红的。

胖子　我想我那个可以说是深红色的。

瘦子　如果她们两个在一起的话，不是很有趣味吗？两个这样地绝不相同的女人在一起，会说些什么呢？……你知道不知道，我听说在法国有过这样的事情？……两个朋友都把各人的情人带了来，四个人一起吃夜饭。什么时候我们也来一下。

胖子　这办不到的。她们也许本来都认识的。

瘦子这倒是要考虑的！你以为她们是认识的吗？

胖子　我想她们也许还是老朋友。

瘦子（忸怩地）我提议——

胖子（猜想着那瘦子将提议些什么）嗯？
瘦子　你看好不好？……你把你那个女人的名字告诉我，我把我那个女人的名字告诉你。〔他们静默地走了好久。这个主意使两人都感到兴趣，但双方都在踌躇，如果同意之后，会不会被对方视为下流。终于，那胖子站住了，伸出了他的手来。那瘦子就握着他的手，盟约就此成立。他们互相对看着，微笑着，接着又长久而亲热地拉着手。〕
胖子（几乎是在耳语似的）裘洛谟·沙蒲太太。
瘦子（睁大了眼睛对他看着）什么？
胖子　现在该你说了。
瘦子谁？你刚才说的你那个女人叫什么？
胖子　裘洛谟·沙蒲太太。
瘦子喔！〔痉挛地捏着他的膀子〕
胖子哦，怎么啦？
瘦子　我的那个，也就是她。
〔接着是一个可怕静默〕
胖子　我是礼拜二，礼拜四和礼拜六。
瘦子　我是礼拜一，礼拜三和礼拜五。
〔又是一个静默〕
胖子　那么礼拜日呢？
瘦子（眼睛里含着眼泪）谁知道？

胖子（苦痛地）这就是你所崇拜的精神的宝贝！

瘦子（悲哀地）是的，我的灵魂的姊妹，那温柔的，羞答答的，处女的！

胖子　也就是我那原始的配偶，那野性的，热情的！

瘦子　我要哭了。

胖子　你要哭了，因为你是精神的地恋爱着她；但是我却要笑了，因为这也是她教得我这样做的。

〔于是说要哭的却苦笑起来，而说要笑的却悲剧的地怒形于色了〕

瘦子　现在该怎么办呢？

胖子　我不知道他们这些讲究精神的人对于这种事情觉得怎样，但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只要一想到给别人分一半爱情去，就马上跳起来了。我的态度很干脆。我跟她完了。

瘦子　我们讲究精神的人……我们……我看也不要再看她一眼了。

〔他们又拉拉手〕

胖子　可是……我有一个主意了。

瘦子　怎么说？

胖子　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这样一个好主意，委实是我平生没有想到过的。你听我说。她居然能把她一个人化做两个不同的女人。这就是她

的天才，我们不能不欣赏它。

瘦子　欣赏它？

胖子　一点也不错。既然我们都是君子人，我们就非把她照着她所表现出来的身份接受下来不可。如果她是两个女人，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把她看做是一个人呢？

瘦子　但是——

胖子不要但是。这是明白得象光天化日一样的事。我们今天这一场谈话譬如根本没有。一切都象从前的老样子。你懂不懂？

瘦子（莫明其妙地）懂。

胖子　那么就是同意了。我们大家再也不要谈起她。也决不要让她知道。我仍旧去做他的热情的情人，而你也还去做她的精神的情人。这样我们以后才可以永远地过得很幸福了。晚安。

瘦子　晚安。

〔他们突然地分别了。一个向右边走，一个向左边走，但各人都在想着有什么最好的计策可以把对方排挤掉，而使那女人整个地为自己所专享。双方皆因自尊心之受了中伤而盛怒着。到了明天，当他们看见那女人的时候，大家都会吵闹一场。那女人一定会把他们两个全都轰走，而另外去找两个新的情人。在这种局面中，那女人的办法是不错的〕

18 不可恕的罪恶

在一个消夏旅馆的阳台上，一位老绅士正在给一位年青的闺媛讲他自己从前的恋爱故事。

闺媛　以后的一个是谁呢？

绅士　她是我刚才讲过的几个情人中间最忍心的一个。

闺媛　她对你做下了什么？

绅士　她对我做出了一个女人所能对付男人的最忍心的手段。据诗人的说法，天下最不可恕的罪恶是叛逆背信。但那只是大体上指着一个男人的罪恶而已。她对我做出来的却是一个女人所能犯的最大的罪恶。

闺媛　什么？她做了什么事？

绅士　她把老实话告诉我了。（她莫名其妙地呆看着他。）你知道不知道，一个女人说老实话与

一个男人的叛逆背信是同样的不可恕的？哦，不，你年纪太轻，还不能了解到这些情形。让我来讲给你听：我从前有很多的钱，整天要为了任何一件事情而伤脑筋，但对于女人的事情却不在此例。因为当别的年轻男人正在兴致冲冲地耽于政治学，社会学，商业或艺术的时候，我却生活得象一个仲马父子的小说里的绅士。我的青春是消磨在一个绫罗绵绣，媚眼香肩的环境里的，所以，当我到了三十四岁的年纪，我已经成为对付女人的一切狡狯花样的老手了，我能明白地看出她们的心理，正如一个人看白纸黑字一样；我能看透她们的谎话和遁辞，正如一个人从一扇玻璃窗里看出去一样。我知道，每一个女人在十五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完成的说谎者了。在二十岁的时候，是一个坦直的说谎者，而到了三十岁，她就是一个说谎的行家了。

闺媛　真的吗？

绅士　真的。但是她们的谎话对于我是浪费了的。这是一个人从时间与经验中得到的长胜本领。这里需要许多课程才能慢慢的把你教会来。最初是当你对一个姑娘说："你爱我吗？"她回答你"是的"或"不"。这就费了我三十四年才算明白了一个女人的"是的"或"不"到底

它的准确的意义是什么。譬如，她对你说她刚才上街去玩了，她的实在的意义是她刚才跟一个男人去喝茶了，还有，如果她要你相信她跟别个男人出去了，也许她根本没有这件事。你懂不懂？

闺媛不。

绅士　我知道你懂得的。

闺媛　可是我说我不懂呀。

绅士　不错，我听见了。

〔大家静默了一会儿〕

闺媛　那么那个忍心的女人呢——她对你做了什么事？

绅士　她一开头就看出我是怎样一个人来了。她知道我既不是一个不通世故的毛头小伙子，也不是一个呆木的老头儿，而是一个已经被别的女人教会了一切应有的知识的怀疑主义者。她知道要欺骗我是不很容易的。

闺媛唔。

绅士　在我们有了交情的开头几个月里。她试探着。她是一个很自然很流利的说谎专家。“昨天在大街上跟你一起的那个人是谁？”我会这样问她。她就毫不迟疑地回说：“那是我丈夫的弟弟。’后来我就肯定她丈夫根本没有兄弟。于是就引起了一场争辩。最后她就说：“别逼

得我太凶了。我老实告诉你吧。那是我的情人。

闺媛　你怎么说呢？

绅士　我笑起来。她再三的使我相信她。好久以后，我发现他果真是她的情人。这时她的手段就厉害起来了。她就对我说真话，明知道我不会信她的。后来她就用了一个卑劣的手段来对付我。

闺媛　后来怎么样呢？

绅士　那就有点迷惑了。一天，她叫我呆等了好久。我就问她在什么地方，来得这样晚。“在薛尔梅医生寓所里，”她对我说。你猜她到底在什么地方？

闺媛　什么地方？

绅士　的确是在薛尔梅医生的寓所。你猜她在那里做什么？

闺媛　做什么？

绅士　在看他的那些书。〔他喟叹着〕

闺媛唔。

绅士　因此，慢慢的我就相信她对我说的一切的话了，后来有一天，她明说她在一个下午到两个男人那里去了。我微微的笑了一笑。“啊哟！”我自己肚子里说，“我这位夫人未免太自信了。在训练得我信任她的老实之后，现在她开

始在这儿那儿插一二句谎话进去，使我上她的当了。”然而我还是错的。那天她的确去看了两个男人。

闺媛　她一定是一个很漂亮的人！

绅士　不错，很漂亮！一个大家闺秀。在宫廷里侍候过，她的手还被许多大使吻过，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闺媛　她的丈夫是怎样一个人呢？

绅士　是个非常精明的人。他比我们聪明得多，虽然我常常以为这是他的自私。他已经死了。

闺媛喔！那么她这些老实话的结果怎么样呢？

绅士　那就是使我完全糊涂了。我的自夸自负的水泡被刺破了。我，自以为能完全了解女人的——我，自以为能识破一切女人的最巧妙的谎话的，现在却显出了原形，原来我还是跟任何一个初次与女人勾搭的小伙子一样的容易受骗。现在我明白了我的理论之靠不住，虽然这里也不无小小的安慰。我的错误是在于我以为她们的说谎是按着一个系统的，而其实——

闺媛　其实怎么样？

绅士　其实她们却并没有系统。如果她们只是象一个，譬如说，没有系统的男人，那么她们缺少系统也就可以使人家对于她们的行为获得一个了解的钥匙了。然而她们却又并不象这种人。

她们偏偏是象一个有系统的女人……是的，她使我明白了我的智识限度。所以，对于她，正如对于在她以后所碰到的一切女人一样，我放弃了企图做聪明人的思想。奇怪得很，你说是不是，一个惟一的曾经对我说老实话的女人却反而替她的一切继承人的谎话铺了一条大路？可是，话说回来，这个经验也并不是没有一点补偿的；它也给了我一个宝贵的教训。

闺媛　是什么？

绅士　永远不要用定律和规则去估量女人。这是我们男人们常常犯的错误。但是女人却永远不会笨得对于一切都一概而论。她从来不会说"：男人是这样那样的，我们应该这样那样地去对付他们。"不会的。一个女人就象一个老练的司机。

闺媛　这怎么讲？

绅士　一个司机，你想，总是常常会碰到突然而来的危险。他每一次开车的时候，都容易碰到一个不同样的问题。可是他决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同样的问题。今天他在十字路口碰到一辆电车，他就开足速率在那电车前面赶过去了；明天，在同样的情形之下，他也许不得不立刻煞车以免撞在电车上了。总而言之，他应该看着那一瞬间的情势而控制他的机件。一个

女人也就是这样。每一个紧要关头，对于她都是一个新的问题。这一个问题，她以说一句谎话来逃过了。而另一个问题，她却以说一句老实话来逃过了。

闺媛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因为她说老实话而责备她。

绅士　责备她？好孩子，你记着：一个男人可以饶恕一个不贞于他，使他苦痛，使他穷，甚至遗弃他的女人，但是决不会饶恕一个暴露他是多么蠢笨的女人。

19 接　吻

在一个僻静的小花园里，他们坐在一张长椅上。太阳正从树林背后沉下去。青年拈弄着他的草帽，沉思地看着姑娘。姑娘正在玩弄着她膝上的白裙子的裥褶。他们俩已经好一会儿没开口了。

青年　从来没有过别人吗……在我以前？
姑娘　从来没有。
青年　连一个也没有吗？
姑娘　一个也没有。
青年　那么，我真是你第一个……
姑娘　真正真正的第一个……
青年啊，我的爱人！
〔他觉得这时是可以吻她的最顺利的时候，但是他还有点儿害怕〕
姑娘　现在你能不能告诉我一点？

青年　可以。你要什么？

姑娘　就是你的事。在我以前……有没有人？

青年（断然地）绝对没有。

姑娘　我真是你第一个……甜心吗？（注）

青年　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我崇拜你。

姑娘　你几岁了？

青年　二十二。

姑娘　你以前从来不曾有过一个甜心吗？

青年　你想，我永远耽在家里。我的大多数时间都化在读书上。我从来不多出门。我以为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姑娘，我可以不害羞地和你谈谈的。

姑娘啊！

青年　真的，你是我第一个爱人。我决不想放走你。

〔说这话时，他心想，现在是不是最适当的可以吻她的时候。但是，在决定了这是最适当的时候之后，他又怀疑起来，是不是当他正在考虑的时候，已错过了最顺利的机会〕

姑娘喂，我要把你这话当作求婚呢。

〔现在已经毫无疑义了。他忽然抱住她，把她的头挽过，温存地吻着她，先是吻她的眼内角，后来又吻她的眼外角〕

注　甜心（Sweethealf），即“情人”。

喔！

〔事情过去了。他胜利地瞅着她，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她在非常诧异〕

喔！好！

青年　你为什么说“好”？

姑娘　你吻我是这么一种可笑的样子。

〔她把手放在刚才被吻过的眼睛边〕

青年　这有什么可笑的？

姑娘我……我……

青年　根本没有什么可笑。我吻你完全是自然的。我爱你啊。

姑娘　不错，可是……啊，现在你什么都完了。

青年　就因为我吻了你吗？

姑娘不，就因为你吻我的那个样子。啊，我真想哭！（看到他正在莫明其妙地盯着她，她就改变了口气）上礼拜四下午，你和一个女人在史谛芬街上走。她是谁？

青年　怎么，我们不是还跟你讲话的吗？你明明知道这是郁蒂太太。

姑娘　是的。

青年那，那怎么样呢？

姑娘　那一次，在船上，你和一个女人坐在船头上的一团缆绳上，差不多有一个半钟头，这也是郁蒂太太吗？

青年　怎么不是。你也在那里。你知道她是郁蒂太太 。

姑娘　一点不错。可是你还说你不懂得我的意思。

青年　我想你不见得妒忌郁蒂太太吧？我可以对你发誓——

姑娘　不要发誓。你再吻我一个，就象你刚才做的那样。

青年　我的宝贝！

〔他毫不怀疑地又吻了她一下，先从眼内角吻起,然后吻到眼外角〕

姑娘　这就决定了！

〔果决地把他推开〕

青年　你为什么推开我？

姑娘　我跟你完了。

青年　为什么？怎么回事？

姑娘　因为你是个骗子。

青年　什么？我——

姑娘　你是个说谎的骗子。你和郁蒂太太有过关系，可能现在也还有关系。

青年　你怎么会说这样的话？我对你保证——

姑娘啊，你别想否认。我已经绝对地肯定了。如果你要知道，我怎么会知道的。我姊姊和郁蒂太太是最要好的朋友。

青年　不过——

姑娘别打断我，对不起。我说，这位郁蒂大太是我姊姊的好朋友，她常常到我们家来，还常常夸奖我，因为我比她年轻，又比她好看。我心里私下地知道，她是妒忌我的；但她是个假好人，她从来不放过一个吻我的机会……不过，我告诉你，她永远也不会再吻我了。从今以后，我连看也不看她一眼了。

青年　不过——

姑娘她常常吻我的，每次她吻我的时候，你这个骗子，她也正象你刚才吻我一样。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青 年 我——

姑娘　我一句也不要听你的。她起先吻着我眼睛的内角，后来又吻外角。她从来不改变样式。你吻我也是那样。可见一点也不错。刚才你吻我的时候，我差不多听到她的猫一样的声音，说“你今天真是多么十足的可爱，亲爱的！要是我做一个男人，我一定会爱上你的。”……唔，你为什么不开开口呀？

青年　说真话，我——

姑娘　你不承认也没用。大家都知道郁蒂太太的吻法。这是她的一种装腔作势。我们家里甚至把这种样式的接吻叫做“一个郁蒂太太”。我们常常对一个小妹妹说：“过来，给我一个郁蒂

太太，”她就跑过来在你眼睛上吻一下，先是吻在眼内角，后来吻到眼外角，于是我们都笑了。

青年　我真是非常抱歉。

姑娘　你是应该抱歉。你坐在这里，对我说，我是你的第一个甜心,你还说,从来没有想到过别的姑娘。我相信你的话,让你把我抱在怀里,我闭了眼睛，等待着我生平第一个真正的接吻……可是，我得到了什么？得到一个郁蒂太太！

青年　我真对不起，不过你肯定不会相信我——

姑娘　起先我简直不相信。我不相信你是这么一个蠢货。我以为这是偶然的巧合，于是我要你再吻我一个。你记得你怎么回答我的？“我的宝贝！”你说，于是你又给我一个郁蒂太太。

青年　可是，凭良心说——

姑娘　别说啦。我不是个傻瓜。即使我没有亲眼看见你们永远在一起，就凭这个接吻，我也会一切都明白了。而你竟会荒唐到对我说：我是你生平第一个姑娘！也许，结过婚的女人不算在内吧。我真想写一封信给她的男人，把这些事情统统告诉他。

青年（吃惊地）你可不能这样干！

姑娘　你害怕了，是不是？现在我完全肯定了，你这个胆小鬼！今晚上我就给他写信——匿名

信。

青年　我没有什么害怕的，可是——

姑娘　我并不是妒忌，也不是因为你欺骗我而伤心。我很明白你不会把郁蒂太太的事情告诉我。我也有一两件事情没有告诉你——一个军官和两个法科学生。这当然是很自然的。不过你应该象个男子汉，给我一个你自己样式的接吻，可不应该用你的姘头教你的花招。

青年　什么？我的姘头！哎呀，老天爷，我——

姑娘　你骗得了我的信任；你在我心里勾起了最最温柔的感情，使我心里什么也不想，只盼望着你的接吻，不知道是不是会象那个军官和两个法科学生的接吻一样的叫人发抖，可是你……我永远不会原谅你，也永远不要再见你了。

青年　你听我说，好吧？我承认有一天傍晚，我和郁蒂太太一起走回家——

姑娘　我没有兴趣听。

青年　她开玩笑地吻了我一下……我也回吻了一个。只此一回，真的，我们之间再也没有别的关系。我可赌咒没有关系。

姑娘（离开他走去，冷冷地回头说）你刚才也是这样说的。

青年（慢慢地踱步回家，自言自语）真是不公平！我倒希望我和郁蒂太太真有过关系。

姑娘（晚上，在写日记，把当天的记载作了这样的结束）“ 亲爱的上帝，饶恕我杜造了军官和两个法科学生的假话，不过，要是你处于我的地位，你会怎么样呢？ ”